

鄖縣藝文志卷十

鄖縣古稱重鎮地當秦蜀之衝昔賢不少篇什惜志乘未傳彰往察來鮮所依據蓋散佚多矣逮前明時略有傳述夫道德實也文辭藝也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徒飾輪轅蹈虛車庸有當乎篇內所載以捍衛疆圉則功在社稷以移易風俗則感八人心爰急爲採而錄之又如李東陽府學記見道分明仇昌祚煙雨亭情文斐亶洵堪稱吉光片羽可誦而可傳者也其他記營建賦登臨俾論文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一

核藝者可備一覽志藝文

重修鄖陽府學宮記

李東陽

鄖陽本襄之屬邑自成化十三年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公撫治荆襄以地多流民籍而居之始拓鄖縣城置府先立學而廟未改作卑隘弗稱宏治十四年右副都御史王公鑑之撫其地瞻謁之際惕然感曰是何以妥神靈示敬道也顧政令未孚財力未裕稍待之又二年官有贏蓄儲有餘財庶可不煩民力乃上其事而以知府胡君倫承之爲殿九間崇四丈深加其一廣三倍之梁棟聳峻輪奐輝赫廉陛軒級層起疊見淵乎神明之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二

居入殿瞻仰則氣象溫厲配位莊嚴申申閭閻儼乎聖賢之容如在其上又見左右兩廡環列制殺而數有加冠裳佩黻若侍坐而拱向者宛然先儒之遺風雅範未泯也廡之前戟門爲櫺星門門旁爲宰牲之廚藏器之庫而金石干翟籩豆壘洗之器舊有未具者則製於南都樂舞之儀節度之數舊有未習者則學於襄陽於是整齊嚴肅規制備矣予聞而歎曰孔子之道在天下天下祀之道在萬世萬世祀之祀之者非徒慕其道而已固將景仰嚮往以求盡其道也故宮室以爲居粢盛禮

幣以爲儀鐘鼓玉帛升降旋折以爲文備物以致潔盡禮以致敬庶幾心怵而奉之有以交於神明也於是景仰而依歸之以求其所謂道庶幾於祭之義有得焉數者一不備則祭之義闕而於道茫乎無所入矣故祭主於敬能敬然後能備能備然後能祭能祭然後能學古之學者必祭先聖先師是則主敬存誠祭也學也孔子之道蓋一以貫之者也廟之在天下烏可闕哉雖然聖人遠矣道之可求在乎六經而實散見於民生日用之間苟不身體力行以盡其實徒於文焉求之則所謂經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三

者亦糟粕耳况土木之修器物之備乎書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祭固教之所有事也苟一切廢之以爲土木不必修器物不必備則所謂經者抑將以爲糟粕而廢之乎且道之在天下無遠邇之殊鄖雖僻壤而食德服疇者皆以祭爲教之本然則學之政固不可闕而祭之事尤不可以不備記曰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莫重於祭如茲廟是已王公舉進士初以御史提學南畿興學立教其素志也又嘗堰武陽城保康修廢舉墜具有成績而獨於學舍修飭維謹廟特其重且大者也教授林

典輩走書京師請紀成事以俟來者是爲記

更縣學明倫堂記

孫繼魯

鄖陽鎮城環山帶漢居荆襄宛洛關沔之間爲國家要害地諸屬邑土曠故多流寓險重故多草竊奮武揆文厥艱於並故治體多扞格不通維時大中丞月梧喻公肅將明天子命重念之於盜息民安之餘留心學校而作興之課其文行獎其賢者能者以風焉故庠序多彬彬士魯徂暑校士上下荆南事竣以得人謝公公曰是首務也業已檄諸郡邑次第修其傾圮圖厥終矣唯鄖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四

縣學宮草創明倫堂在西偏面於倉牆倉不易改置堂不可面牆蔽明塞賢者路又業已檄郡與縣更移東偏牆山向明道孔周焉其西偏則舍學官矣其往視哉用是如公命申贊其成尋落之魯以職當記其事乃言曰二三子知公更爾明倫堂意乎無乃欲爾學不面牆乎居必向明賢必闢路乎學不面牆則爲周南召南矣居必向明則不自欺服闋矣爲周南召南而自欺服闋無所容矣不自欺服闋而周南召南爲矣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作孝作忠廓如也夫是之謂明倫矣顧力行何如

耳不然非公興學作人以報朝廷盛心也矧公撫有江南戒行伊爾丞弼在卽二三子與其念公孰若明倫力行以答公哉魯不佞若茲多告期與二三子共勉云爾記成鄖陽知府朱君屏同知沈汝璋通判周良臣知縣龍恩教授陳萬言教諭梅乾訓導李若芳譚詰蔡廷貴兩學諸生李彥尹直之輩請鐫諸石豎明倫堂併告後之人

展修縣學櫺星門泮池記

知府 王采珍

郡邑立學宮宏其規制峻其門牆尊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五

先師啟後學攸關人心風俗鉅典也

采珍 奉

簡命守鄖陽三年於茲夙與僚屬講求教養兩大政鄖處萬山中山地且盡闢民賴以安風俗近古樸而文教未興非所以隆學校端士習也府學設城東比隅前郡守陳公啟新肇造規模一切悉如法間有風雨所摧烏鼠未去采珍已委員督工整理之縣學坐滄浪山下臨市廛左右皆民舍環列湫隘囂塵門卑而牆逼外屏樹於柵內門外地勢寬不盈丈東西二坊均闕如采珍量度學基當不若是之隘細查之民舍侵占歷有年所矣按侵

神靈而崇廟制乎於是卽日率縣令暨學博傳集郡紳士同
占官街律有明條况鬻宮重地聽其占據將何以妥
謁學宮周視內外相度地勢凡民舍侵占者悉飭撤去
基趾還之學眾咸唯唯聽命余亦寬其既往一轉移閒
而遷善之速如此夫然後撥障翳而啟光明地勢展拓
煥然改觀矣郡紳士均歡欣鼓舞詣府署而以繪圖進
采珍 爲之筮吉遴選司事鳩工庀材狹者拓之缺者補
之先急而後緩由外以達內經營周詳斐然成章焉新
立櫺星門外屏牆高一丈八尺闊倍之又建德配天地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六

道貫古今左右二坊俱高一丈五尺闊一丈八尺兩旁
均砌花牆高八尺闊三丈二尺左右繚垣各四十八丈
五尺復鑿泮池移櫺星門外池深二丈二尺甃以甃週
圍高三尺砌以石並修東西甬道接戟門櫺星門仍舊
趾展而新之凡殿宇及兩廡各祠經營補葺殆無一不
備焉又查學宮後倚山麓爲之蓄松楸養梧櫟戒土人
勿樵採不數載鬱鬱蔥蔥佳氣籠蔕樹木也正所以樹
人也信乎教學爲先人文蔚起風移俗易於鄖卜之矣
工始於乾隆癸巳孟冬告竣於甲午仲秋爰條列其展

修始末而爲之記復賦以詩曰有血學宮滄浪山趾胡
遏乃基壅於湫底我溯厥初式廓犁然離明披豁否塞
斯遷旣闢晦盲樹坊鑿泮懷我好音道本一貫敬爾威
儀禮隆釋菜薄采其芹欽崇聖誨譬彼江漢旣清且深
勛哉多士克廣德心

修鄖縣學署記

儲秘書

鄖地界楚蜀秦豫四省交會之間萬山環拱漢水西來
繞之實爲

國家西南一巨鎮而又北連商鄧南抵均房幅員千里櫛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七

比萬家其山崔嵬其水浹渫其人豈乏磊落英多是不
可不思所以教之之術教之之地也教之之地一曰學
宮一曰書院學宮者司鐸之官尊

先聖明人倫董率諸生以進於道者也卽有司仰體

聖朝樂育人才至意敬謹奉行以鴻獎風化者也鄖學創於

洪武經明末兵燹射圃講堂已爲榛莽

國朝屢經修葺規制未備余蒞茲土察知司鐸無學署僅
寄居書院以蔽風雨而已夫書院爲諸生肄業之地司
鐸有敬明

聖教之責學宮在前明倫堂在左道顧可須與離乎哉歲在丙申學使胡公按臨鄖郡六邑宰官畢集余議建學署捐廉倡之諸君各捐廉助之乃於明倫堂左右建東西兩署爲門二爲棟各三爲廂各二計房間共二十有四經始於仲夏落成於季秋由是學校知有師儒地方知有學校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其以此歟至若恪守官常克勤司鐸下以譽髦多士彰山川風土之奇上以爲

國儲材無負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八

聖天子菁莪棫樸之化此又俟通經治事者之有司而余亦與有光榮者也爰礪石而爲之記

清理卷價田記

康熙六年教授程興仁

鄖學卷價田孝昌朱公勑之其以卷價名何也鄖壤接雍豫距省城往返數千里每屆賓興府縣諸生就試者少朱公思有以振興之捐俸置種二斗有奇以租佐鄉試諸生投卷費亦激勸之意也余與同寅萬君恐日久侵沒重爲清理之擇諸生之廉明者置印簿俾司出八除歲輸外屆期按人數變價分給三載更僉輪管著爲

例諸生爲勒石於書院夫以數畝之產其資於學也微矣然自公去鄖已三十餘年而鄖人獨念之切思之深勒石以紀其績與南國之棠峴首之碑比烈焉明道先生有言一介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漢昭烈云勿以善小而不爲然則爲善固隨分可以自盡又奚以多寡論哉昔江夏賀文重克繇先生司諭應城捐置嘉賓萍食田以爲諸生科舉資至今猶食其德尸祝不衰史稱文忠苦節自甘朱公之爲此夫孰非苦節中來者諸生其砥礪以圖報稱或就其遺意而廣之是又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九

余之厚望也朱公諱馥字率行孝感人康熙癸巳科進士司郡鐸七載遷萬載令去此田之置蓋康熙六十一年壬寅歲也

創建文昌閣記

政學 陳 浩

鄖地當楚西偏勢連隴蜀環列萬山中依漢水爲城必有偉人傑士生其閒博文強識通方致遠出而爲

國家用而其地險而荒去武昌千八百里每賓興之歲能具舟而應試者少由是得舉於鄉貢於禮部者益稀眾益視以爲難太守王君冲谷治鄖八載敬供厥職政修

弊除植其秀良懲其邪慝於是乃建置書院而別立文昌閣於城之東南隅嘗考北斗第四星爲魁而文昌六星正值其前後之人遂謂文昌司選舉之事而專祀之夫聖人之制爲祀典也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而拘儒多言無鬼神形家之言又或神之以駭世世亦信之其信然歟抑豈在人者皆不足恃而必求之於遠而不可知者耶然則鄖之人當益振奮以無負太守愛士之誠吾知鬼神之必有以相之也

改修武廟記

河南藩司

方維甸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十

鄖陽封域內建

帝廟數百其在鄖城儒林街者爲有司饗獻之所顧其廟狹隘弗稱且奉

帝像於佛殿前楹非禮也今安襄鄖荆兵備道瀘州王公正常於乾隆六十年來守鄖陽釐正祀典欲拓而新之會軍興日不暇給事遂中輟治鄖六載政安人和寇賊衰息謀於鄖縣知縣祥符高公賜禧以舊廟無隙地可闢惟元至正中所建廟在今試院東規制宏闊及據碑考尋遺趾有官奪之爲倉庾者民侵之爲廬舍園圃者僅

存廟屋三楹剝蝕已甚於是釐其故址還諸廟王公率諸僚屬捐俸倡之士民助之庀材鳩工建殿宇於中後設

□聖祠前接軒堂下廣廷翼以兩廡繚垣四周重門洞達樹綽楔於門外以表之題曰

忠義神武大帝之廟不著漢時爵諡者遵

功令也殿陞崇隆典禮咸秩余奉

命屯守漢江駐師於鄖適觀厥成乃歎賢使君祀神以禮而設教訓民之意至深遠也竊以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十一

帝廟祀典牲牢籩豆用王者禮自

京師下逮郡邑通得祀尊與

孔子等百神廟祀之盛莫之與京夫豈侈陳隆報哉

帝剛大之氣上蟠下際昭著如日月迅疾如風霆夙絕古今爲能盡其性耳人同此性精爽憑之其尸祝之遍於天下也固無足異往歲宜昌奸民以左道倡亂蔓延荆襄西至於鄖陽賊黨遙相應和所在蠶起士民奉郡檄大索伏莽之賊先事悉誅之梳爬芟夷折其芽蘖近郊始稍安而賊之焚掠境上者未已也鄉里豪雋之士復率

眾與賊戰屢挫凶鋒斷脰陷胷蹈白刃而不懼以名上
兵部請卹者多至數百十人夫鄖人死事奇節表見卓
卓如是雖於古烈丈夫揮斤八極所就或有不同而義
憤之激發不欺其志大本又豈有異耶民俗之懿旣與
帝忠義之心曠百世而相感茲爲廟以奉粢盛知必歆享其
祀保佑其民於無窮神之來格固捷於里巷之祈禳感
應已抑聞之古者出師獻馘皆於泮宮行之而類禡表
貉乃祀黃帝唐制又於表貉之外別祀武成與

文宣王相配然軒轅爲天子太公爲諸侯非郡邑可通祀惟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十二

帝之功施未竟於當時而植綱常扶名教足以垂範於萬世
今之廟祀與黌宮並重固匪特師祭之遺也蓋示民以
有勇知方之義而勵其親上死長之心詩曰匪怒伊教
其斯之謂乎工始於嘉慶六年二月告竣於七年四月
余與王公高公祇謁廟堂徵文以紀成事余維廟制備
矣而以死勤事祀不可不舉余昔爲太常卿嘗有事於
昭忠祠見祠中木主凡捐軀戰陣者下至走卒皆附此
聖朝教忠盛典也今或仿故事構數楹於廟側祀諸烈士以
鄉賢附祀學校者例之於禮爲宜並書之以諗來者時

嘉慶七年十月庚戌

昭忠祠記

知縣 高賜禧

今上御極元年湖南苗疆戡定七年川陝湖北教匪蕩平其
閒疆場効命者例得祀於

京師之昭忠祠原籍舊未有也本年

詔旨命直省各建昭忠祠凡歿於王事皆蒙

賜卹或且賞延於世今又祀於其鄉千秋俎豆俾其梓里共
見共聞秩祀既可永傳而表揚尤爲真切誠曠典也伏
念鄖屬界楚西鄙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十三

國家承平以來服疇食德土民目不覩干戈百五十餘年
矣一旦奸民蠢動義旗並舉相與同仇芟刈不遺餘力
抑或隨征敵愾與賊交鋒蹈白刃而不懼何其烈也至
身入戎行又莫不摧堅陷陣矢志死綏述其事者猶凜
凜有生氣焉其報以祀也固宜先是鄖郡治東重建

闕帝廟成今陝西巡撫方公任河南藩司時駁防漢上因撰
文以紀其事且謂鄖士民以死勤事宜附祀於廟禧與
郡守方山王公亟躉之會王公遷兵備去雨民阿公來
守旋奉有直省擇地建祀之文夫方公所議在鄖言鄖

其附祀

關帝廟亦竊比鄉賢附於學宮之義耳今更推而廣之酬庸在是教忠卽在是天下臣民宜如何感奮也雖建祠並未專指其處而禮緣義起於

關帝廟爲尤宜此向者方公爲鄖言之而不獨爲鄖言之也茲擇於

關帝廟左建祠五楹廣五丈深十五尺經始於癸亥七月逾月而落成合六邑死事文武諸人以次設主春秋致祭焉禧爲誌其緣起而勒之石時嘉慶癸亥十月吉日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十四

明憲宗諭原傑勅

爾等分官軍進逼賊巢四面攻擊賊眾大敗賊首劉千斤就擒餘孽殆盡足見調度有方成此平賊安民之功朕甚嘉悅但石和尚未見下落必是逃匿他所此賊不除終爲後患宜多方設法搜捕之開報前功務須從實官軍士兵可散遣者卽行散遣毋坐費供給因此一方民若皆安爾卽具奏班師

原傑處置流民疏

爲處置流民事勅諭河南南陽湖廣等處流民自驅逐

之後去而復來及近處災傷逃移之數日漸眾多不可不預爲處置命爾前往遍歷地方除原附籍外其新聚流民須一一取勘公同各該鎮守內外官員從長計議或編戶附籍或驅令復業嚴立禁防二者之間孰得孰失務在詢察人情酌量事宜眾以爲是雖已廢之法在所當行眾以爲非雖已行之事亦所當革用圖經久之計無徇目前之謀如本處衛所漫無統紀當歸之某司附近州縣或不相管攝當屬之其府凡事悉聽爾便宜處置應奏聞者據實奏聞三司能幹官員悉聽爾差委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十五

分理又准戶部太子少保李賓題荆襄等處流民須立州縣以統治之衛所以控制之則朝廷無南顧之憂蒼生免流離之患撫安之計莫踰於此等因欽此查陝西漢中等府金州商洛等縣俱係流民新聚處所因委都布按三司官員王用等取勘流民共一十二萬三千三百七十一戶男婦共四十三萬八千六百四十四名口係山東山西江西四川並本省軍民等籍隨同鎮守等官議得前項流民因原籍差糧浩繁及畏罪棄家偷生置有田土蓋有房屋販有土產貨物亦不過養贍家口

別無非爲事端若一概逐遣尙恐去而復來或恐各處頑民聞知地土空閒糾集趁住不數年必益加甚合將近來逃來未置產業原籍產業尙存流民戴廣等共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三戶男婦共四萬五千八百九十二名口並平昔凶惡斷發原籍者照例遣回其本分營生流民張清等共九萬六千六百五十四戶男婦共二十七萬二千七百五十二名口仰遵諭旨編附各州縣應當差糧嚴立禁條用杜將來此非一時之安實爲永遠之計奈襄陽僻在一隅離布政動經月餘一州十縣內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十六

均州竹山南漳鄖縣房縣上津俱在萬山之中盜賊嘯聚之處相離襄陽遠則十日近不下五六日一旦有事若待走報三司議調官軍鮮克濟事必須就近添設府衛位高望重且知利害所係措置較易今勘鄖縣地方廣闊迫近江漢通竹山房縣上津洵陽淅川等處爲四通八達要地盜賊出沒之所應令展築城池添設府衛控制地方撫安軍民又據竹山里老楊郁等並承委布政等官王用呈告竹山縣地名尹店社鄖縣南門堡洵陽白石河商縣豐陽鎮南陽南召唐縣桐柏鎮房縣馬

良坪宜陽穆冊趙保村汝陽楊埠俱係大谷長山密傍
江河各離縣遠非獨藏賊巢穴亦且禁捕不前俱合添
設縣治並巡檢司等□看得尹店南門堡白石河豐陽
南召桐柏等處相應立縣馬良坪上可立堡穆冊趙保
楊埠各應添巡檢司俱令遵奉勅旨展築鄖縣城池添
蓋公署工程浩大必須軍民兼役方可圖成祈卽勅令
湖廣鎮守巡撫分委官員趁時修築庶得堅完以撫流
逋以安地方幸甚

撫治戴東口疏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十七

崇禎庚戌羅汝才就撫分屯羣賊於房竹保漳四邑自
言不願受署爲官並不願食餉願爲百姓耕田此中而
已文燦一切爲羈縻檄汝才解散脅從諸眾簡驍壯從
征立功汝才不聽因與鄖均居民分地錯壤而居時張
獻忠亦就撫屯穀城汝才遙與爲聲援

撫治鄖陽戴東○奏曰曹操過天星十數大寇近以理
臣襄陽之捷回革東逸曹操就撫分插其眾於鄖均諸
邑不從解散之令且曰願爲百姓耕田此目前盜鈴之
說耳張獻忠入據穀城屢檄不前將俟民間田熟分其

秋夏之糧稍不遂意干戈遂起荆襄重地今數省大寇環聚二三百里羽翼已成將有不可言者然各賊盡聚鄖地四面合圍有釜魚奔獸之勢以理臣各鎮現在兵馬再令督臣發秦兵由興安馳赴協同掃蕩渠魁授首脅從盡散此實蕩平之機也不報

盧象昇疏

一勦蕩大局賊橫逞八年狂奔七省臣與督臣有戰無守有勦無堵各省撫臣仍宜且戰且守且勦且堵主客馬步奇正之兵缺一不可今宜調咸甯甘固之兵屬總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十八

督調薊遼關甯之兵屬總理旗鼓相當各分伍路不論豫楚秦直搗橫挑或迎賊之頭或襲賊之尾或邀賊之中賊分而我亦分賊合而我亦合至於深山密箐峻嶺層崖羣寇易於奔竄騎兵不習攀援再調川箠黔滇之便於登山陟隘者一二萬以佐騎兵之不及中外勿惜經費有司無憚苦難公卿無事橫議齊心合力効順除凶大戰百餘斬及千萬待賊乞降歸命悔過投誠然後散遣安插潢池既靖薄賦輕徭弔死恤生保固元氣此勦蕩之大局也一兵餉全籌殺賊需兵用兵需餉理之

常也若賊橫而始調兵賊多而始增兵是爲後局兵至而後議餉兵集而後請餉是爲危形况請餉不足兵將從賊爲寇是八年來所請之兵皆賊黨所用之餉皆盜糧也均之餉也早則見德遲則賈怨均之芻米也有款餉者省十三無款餉者費十五甚者僻名書空又甚者重斂橫徵徃者芻米之價日高司農平價三分顧一率令主者吏常缺於供臣前辦餉疏酌議因糧輸助並內庫折色及廣開事例三事歲可登金錢一二百萬此外再議題畱則餉已有餘增兵調將何難殺賊耶此兵餉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十九

之全籌也一督理專力臣與督臣受命討賊維賊是求故督臣向日曾辭三邊微臣近辭楚撫夫督理而謂之總取其責任事權相配也是以督理必有專餉有專兵而後可盡專力臣與督臣各得馬步戰兵三萬馬三步七每月餉銀十萬以上請委督餉部司二員分管督臣與臣所統兵餉務隨臣等往來庶督臣與臣得盡力於兵戎此督理宜盡之專力也

督兵駐鄖與蔣允儀書

盧象昇

某自抵鄖中萬難萬苦多方飭備終是極險僻淒涼之

地生氣難以頓回而流寇自撫局失宜兼之叛兵逃卒聚於鳳隴者互相煽動倏忽遂至數十萬分股而奔漢南潼關自漢入鄖者前後二十萬自潼至豫者十餘萬自商入宛者又十餘萬合此三大股爲數且四十餘萬楚豫一時鼎沸孤鄖三面皆危前後接濟錢糧業已用盡而所增兵額俱以楚省設處爲言設處二字不過虛名有兵無餉其危益甚今已到計窮力竭處矣家嚴慈迎養署中原圖朝夕定省少盡人子之情而不虞到鄖之日正賊勢披猖之日進鄖中公署某適馳防棗陽不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二十

得奉兩親一匕也如此情形言之淚下鄧將軍是有氣概肝膽人其兵向日屢譁大費調攝此時又奉旨援楚卽當專致盛意也增兵五百部議不肯派新餉而令楚省設處後來續請者亦然此明明陷某於死地也隔手錢糧卽坐派正額尙難催提而今若此且奈之何哉

與吳少司成書

盧象昇

封疆之吏際此千難萬難之時熱血愁心誰行控訴某於視事之堂勒一聯云封疆事重當萬難措手之時頂踵髮膚惟期盡瘁君父恩深念能致其身之語成敗利

鈍曷敢櫻心此言但告之足下他處未敢唐突也某前後疏章字字顛天瀝血然於鄖中光景鄖撫情形終亦描寫不盡所恃聖明洞鑒尙能黽勉支撐否則守臣與鄖土鄖民俱盡久矣鄖介萬山而扼三省受事經今八月幸賊眾未敢窺疆域人民漸圖安集修舉乃不意鳳延大夥復入漢南其勢危急秦中兩督四撫不知作何勦除某張空拳以四應憊矣孤蹤在外暮不保朝一切應酬又俱斷絕長安中時論物情所不敢知唯有竭頂踵以效萬一如廳事雙雕之語而已足下鑒之某兩月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二十一

奔馳於汝宛河雒之間萬分忙苦賊多而且橫前後俘斬雖有數千尙非蕩平勝著必於正二三月內先勦盡闖王一股餘賊方可次第殲散闖王之賊大約有七萬餘婦女可一二萬丁壯可一二萬精騎可三四萬此賊不讓安史廟堂或未之深知耳頃自秦中洪亨老與之大戰三次近入豫地某與之大戰兩次計擒斬死傷逃散可一二萬計現今尙有五萬依然勁敵也又他賊五六股見勦兵漸集皆與闖賊合羣是以勢益眾多今奔東南一帶楚黃鳳泗淮揚俱大可慮某故星馳而南行

至葉裕閒忽接邸報已得釋楚□更可專力討賊某所
爲極難而言路責備乃爾爲公乎爲私乎某今而後總
不閱邸報省此一番形跡於心足下以爲何如
按右書見忠烈文集皆撫鄖時戎馬中率筆其辦賊情
形較本傳爲詳讀之猶凜凜有生氣而當日凋瘵之概
及辦理掣肘情形亦可想見云

督兵駐鄖寄外舅王帶溪書

盧象昇

清和朔日自灘鎮拜別於今又三月矣不料一至鄖陽
千難萬苦攬鏡自照枯骨僅存到任兩月日不得食夜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二十二

不得眠日在深山絕谷之中千里無人之地與士卒僕
夫起居而鄖城止一空署一切俸薪公費贖鍰因所屬
六城俱陷毫無所有兩月之內已揭商債二千金如此
情形卽石亦且下淚然不意鄖事之難之苦之貧之殆
一至於斯豈非命也夫功名身命已度外置之但兩親
在堂何以相慰欲圖迎養而殘疆危地實有不可且再
一兩月或皇天相佑數十萬流寇霧滅煙銷從容料理
殘局迎養有期請俟他日耳

明盧忠烈公傳

儲欣

公諱象昇字建斗號九臺姓盧氏唐玉川先生之後宜興茗嶺人也祖立志萬曆乙酉舉人仕儀封令南康父國霖字崑石後皆以公貴贈如其官公有至性太夫人李患心疾公晷刻不離彌縫上下時年僅七歲家人驚嘆以爲奇數有異徵公亦心動毅然以匡時自任讀書觀古將相之畧喜其智深而勇沈者暇則習騎射藝絕精天啓辛酉登賢書壬戌成進士隨奔南康公喪甲子謁選授戶部主事晉員外郎中監臨清倉是時穀貴公請減價改折十年宿逋爭輸恐後羨餘悉藉以佐縣官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二十三

之急典銓者稍稍稱公廉謹有吏材矣莫知其他例陞大名太守大名煩郡號難治公至恤冤獄翦淫尼燬其窟室治聲日起而盜魁馬翩翩誅初崇禎二年 大清師薄燕都公以太守募民兵應勤王詔及還遴所募兵署府役日訓練之皆精銳可用而馬翩翩者任俠大奸人也黨數千白晝探丸劫掠諸公貴人相護庇眾庶無誰何公廉其實一日率府役直八翩翩家擒之其黨布路莫敢動既至立斬以徇諸貴不及援黨鳥獸散由是公風采彌著而亦漸以知兵稱庚午陞大名兵備道真

順廣咸屬焉先是秦盜猖獗朝廷命洪承疇撫延緩尋晉總督斬馘三萬餘賊逃死流入山西陷名城屠鄉聚躡甚惡公念山西密邇畿輔躬巡屬境命山居百姓依險立寨資糧器械砲石雷木諸禦賊之具畢備而耕牧其中其平原無險則用並村法合小附大鑿溝築土垣餘一如山寨令旣布公自爲相度處所以去而時時往來申警之經營大定六年癸酉盜果闖入山西矣畿輔百姓人自爲守賊攻多死傷退又無所得食賊大困並力掠臨洺關公帥師赴之賊敗逃追逐六十里斬獲無

鄆縣志

藝文卷十

二十四

算一日逐賊至廣平民男女荷擔聚城下太守不納公命盡納之賊聞公至竟遁去不敢寇廣當是時賊遇公必敗所至清野饑疲不支因相戒勿犯盧公境由是公知兵之名震天下薦卓異舉將材廟堂論議僉欲倚公辦賊而公積苦兵閒自此始矣始賊議分兩道一南行氛中州一北行擾畿輔及公隄北衝於是山西數十萬賊盡南行畿輔帖然而中州楚蜀勢若決河矣七年甲戌鄆西陷擢公撫治鄆陽八年乙亥賊張獻忠窺楚秋七月移公撫楚鳳陽破皇陵焚東南糜爛冬十月命公

總理五省十有二月益以山陝爲七省自副都御史遷兵部侍郎賜尙方劍得便宜行事公之撫鄖也聞命疾至賊去人民稀公招募稍集念房竹諸山綿亙有險可憑用守畿南法守之立寨並村鄖民懲前毖後踴躍奉行人有固志始至缺餉軍情動搖公自銷盔帶得百金椎牛市酒造餅餌大享軍入謝公諭曰餉雖稽行且至耳勿逸去去卽作賊矣軍士呼天誓心曰自今願有死無二無何賊犯鄖公禦之戰屢捷斬千七百人餘賊遁山中公引師追捕遇巉崕峻阪輒懸紉裹氈而下公奮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二十五

一呼士氣百倍賊中刀鏃及墮谿塹死者不勝數湖南羣賊一空鄖屹然復成巨鎮焉撫楚獻忠望見盧家旗幟卽走遣其黨乞降公笑頷之是夜潛師搗賊巢破三寨賊大奔湖北亦無恙及任總理佩尙方關遼勁兵火攻三營兵悉隸屬大將祖寬祖大樂並受節制聽驅使歲且除公統士卒而南明年丙子春正月總理之師至於鳳陽諸道兵畢會是月闖王高迎祥及李自成張獻忠七大賊合圍滁州賊兵數十萬連營百餘里雲梯衝鞠城旦暮碎越三日而公救至先馳騎檄應天巡撫屯

楊州淮撫屯潁州各塞要害拒賊奔遂命祖寬將關遼兵爲前軍火攻三營及諸道兵爲後軍公自以麾下親卒將中軍旣陣祖寬躍馬直前賊迎之大戰城東五里橋官軍義憤激發一夫當千呼聲動地上震屋瓦賊大潰若傾百堵亦洶洶有聲公麾將士逐之追斬五十里滁水赤環滁之境骸骨委積與滁山齊所獲器械三日舉之不能盡而城中人未知也旣勝遣裨將請糧太守不信竿其頭於城公親至城下免冠示之行太僕李覺斯識公謂太守曰噫盧公也太守股慄迎公入公曰爾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二十六

有守土功無恐遂罷太守而祭所斬將親哭之是役也公以大賊畢聚先期禡祭數賊之罪告於神祇音容慷慨將士並怒髮指冠公復布置周密期一舉殄殲之無遺種而淮撫疎於設防潰賊從池陽別道渡河逸去海內聞者惋惜焉當是時洪總督五省公總理七省詔洪勦西北公勦東南各分地責成三月賊陷穀城又陷房竹公帥師追及之殺賊萬人祖寬等搜山祖大樂擊江北賊所殺各數千計而科臣上言流賊强者無過闖王宜詔督理兩臣專圖此賊不卽日報斬獲無益也六月

公八秦與督議事還次潼關遇賊野掠命祖寬勦之俄策馬提一頭顱返血淋漓卽闖王高迎祥首級也公慰勞有加徐握其手曰今天下能滅賊者獨我與洪公耳相須若左右手然今洪公三奉嚴旨鑄五級勢杌杌且得罪去是斷吾臂也關門又洪所分地盍以此級讓洪俾贖前負祖帥大服曰公義貫金石寬敢不從洪以故鑄級盡復是時兩公戮力同心而公尤爲國家愛材如此未幾 大清師圍北京命洪禦之背城戰戰大敗士卒殲主將陷莫曉其死生公師次洛陽賊畏威竄伏無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二十七

以攻城圍邑告者東南幾靖而總理勤王之命至矣再賜尙方劍督天下援師時公患溼毒裏瘡倍道馳旣至大清兵業返旆公出塞登木葉山而還至灤陽命移公宣雲總督而東南名盜酌酒相賀矣繼公者尤非其人盜玩弄若嬰兒傀儡飼虎豢狼咆哮突出連衡並部卒以亡明悲哉公馭將賞信罰必尤撫以恩馭兵與最下卒同甘苦軍嘗乏糧公三日不食士雖饑弗怨將戰召諸宿將合謀擇其可者謀定然後發及戰遇危急公麾戈而前親禦矢石將士殊死鬪不可敗故所向有功督

邊三載承洪督陷敗之後人人自危及公蒞任封境無事倉猝有警公自備禦不以憂朝廷嘗以宣雲斗米千錢請興屯政明年丁丑括三邊裁貯銀十萬散司道官俾周視原隰高下土地所宜募民給種所在佐貳循行勸相及秋大熟得穀二十萬邊以不饑又嘗乘冰合帥數萬騎渡河邊風朔雪巡歷千里入河套過李陵墓望拂雲堆揚威大獵從容振旅而還十一年戊寅春二月卜插二部寇宣大邊公嘗密諭雲晉使枕戈臥而不發其兵獨以麾下兵入宣大城與宣兵共守之二部見公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二十八

整暇遂解去偵者或云城外三大營其一 大清師也然亦偕去宣大獲安夏六月崑石公自署歸中道卒公一號殞地良久乃甦雲撫代題請奔喪守制疏五上許之秋八月代者將至公離署束裝行有日矣會 大清師自薊關入擢公兵部尙書三賜尙方總督天下援師公力辭不許以冬十月三日至京師明日平臺召對卽以是日及樞輔楊嗣昌大璫高起潛等會議安定門樞督意見牴牾不合樞方寵諸大璫一氣多方誤公進止牽掣援兵稍至無聽命者內旨分公邊兵二萬專隸監

軍高起潛潛擁重兵擇便地自弛置翰林編修楊廷麟素未與公相識發憤拜疏曰南伸在內李綱無功乞斬楊嗣昌罷高起潛等專任盧某上怒出廷麟兵部主事參贊督軍而輔臣劉宇亮袒嗣昌卽以逗遛揭公上郎鐫公尙書策後效是時公見卒不滿五千所過郡縣不給本色餉兵軍食盡以十二月十二日戰死鉅鹿之賈莊越二日獲屍腰以下中三矢面三刀縗麻襯甲徧用總督印印之牧官楊陸凱覆其背駢獲焉陸凱背負二十四矢公屍獲全陸凱力也公生萬曆庚子及是甫三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二十九

十九歲自甲子去家筮仕及是已一十五年賢勞鞅掌竟以喪歸邑人哀之談樞督異同者或曰樞璫主和公主戰或曰樞輔奪情清流指斥督言稱忠孝動觸忌諱以此不和談次樞嘗頭項發赤曰公尙方加我頸矣公死後或言降或言竄有司禮監旗官俞振龍者訪緝歸獨稱公死甚烈當事大怒極刑掠治振龍詞益堅終填牢戶於是公家惴惴公死五十七日不敢殮人於是尤切齒嗣昌云公前戰數日命楊參軍檄餉真定陰脫之不令蹈金革是日公出有大將叩馬諫公公手劍斷其

指遂行嗚呼求死得死公獲死所矣獨是公生乏材之末運拔身簿書錢穀常員之中脫穎耀鉞與洪分戰危疆追奔逐北中原羣盜幾致廓清天下倚公不啻長城萬里公又春秋鼎盛膺力方剛所以聞公之死天下識與不識下至婦人孺子皆流涕嘆息而畿南數郡尤家祭巷哭哀聲雷動焉明年己卯楊嗣昌督師討賊辛巳賊破襄陽襄藩被害嗣昌自經明年壬午始復公兵部尙書加贈太子太師賜祭葬諡忠烈公奏疏若干卷所著詩文散佚僅存一帙並家書二篇刻於家夫人王氏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三十

封一品公沒後支撐門戶五十年年八十乃終公弟象觀字幼哲壬午解元癸未進士官行人鼎革初不屈死長興之梅里村公子三人諸生孫龍夔亦諸生公軼事在人口者甚衆今戶部尙書李公前督學江南常郡諸生舉公入先賢祠李公從之余時爲公行實十四條彼此各見不復書湄隱園記十驥咏見公家刻亦不載論曰語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人如盧公於傳何有然唐虞三代股肱之功艱貞之節所以震曜耳目者亦賴之乎詩書余讀楊機部先生所作公傳先生能文章此

傳尤詳密然先生本以乞斬楊嗣昌斥出在外傳寫嗣昌陷公情狀最切深無識者疑其有激而揚之親暱因曉曉訟說思以誑語惑天下之瞽儒小生余甚痛之他如盧公遺事兵車日記等書誌猥辭陋固不足以發公之光明而於討賊更疏略甚哉傳信之難也余讀明末記載凡官書野乘有及盧公事者未嘗不鉤考然自督邊以後大抵疏而斬逐流寇歲月多不同乖異最後得公家行略讀之然後歲時月日粲然別白殊可據依然興屯在丁丑而云丙子丁丑兩年大熟及爲太守擒馬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三十一

翩翩而云兵備時以巡邊爲名獲諸順德者皆非也余參伍折衷信以傳信疑則傳疑所以代公家年譜之作而後人讀之庶得其真也按機部先生撫公屍視小斂大斂又數至吾邑經理其家所以存恤盧氏者甚厚此固賢人君子能讀書識義理者所優爲至如陸凱圉吏振龍邏卒亦復孤行胸臆視死如歸又何說也豈天地正氣不擇類而鍾歟抑忠孝大節感人如此其至歟太史公曰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公之死天下哭之未久嗣昌死而民不憐人生蓋棺是非乃見嗟嗟卽此

可以論而定之矣或者又議公暗啞叱咤輕以致衄噫
公白晢書生耳輟哭泣衷縗麻赴公家之急豈得已哉
不幸觸權奸羣小協謀禍患叵測金吾之械秋官之牢
西市之斧鑕發不旋踵而公蹈道致身死於其職罟獲
陷穽莫能驅而納之厥本末可案也臣死忠子死孝議
者猶捷捷詆訾多見其不知量耳公奚傷哉

原公祠記

成化十三年

祭酒

吳節

祠堂之設所以表功德而存民思也於時足徵惟右都
御史進兵部尚書原公公諱傑字子英陽城人由進士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三十二

任繡衣進方伯位亞卿改左副都御史成化初河陝荆
襄流逋藏聚爲梗屢大兵征勦莫或止息致勞我聖慮
以公足辦大事遺巡撫疆理以籌之公承命按行三省
八郡之地延問逋民父老去留皆願附籍公曰民有恆
產斯有恆心豈容無羈束乎有籍可歸者歸之餘悉令
附籍給與田畝以供賦役先後於均州襄陽德安鄖陽
四府得丁口四十三萬八千有奇爲建都邑以統之經
營量勘以鄖邑山水環抱且地通江漢舟楫往來商賈
時至乃濬築城池陞爲府號曰鄖陽統治七邑又立行

都司一衛一所三其學校巡司郵傳各有制然民新附非賢守令以馭之不可乃大會巡撫三司公議薦舉凡文武守長貳佐二十餘員皆才識出眾足以任其責者布列內外分理羣務區別定卽具本上陳詔皆俞允績成請還京師而以繡衣吳公道宏德望優裕寬猛適宜舉行三省以代己任朝廷嘉其勞勩晉南京兵部尙書俾往蒞任行至南陽疾作沒於旅舍時成化十三年五月訃聞朝廷深爲悼惜葬祭如制鄖襄士民罔不流涕蓋恩在人心而人思慕之莫之禁止也繡衣吳公與鄖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三十三

守吳遠議曰原公招撫流移建設諸司爲職方廣封疆民部增賦稅功在社稷惠在人心其績茂矣宜建祠俾民祀之所以崇報功而永令望也祠成以予嘗執筆從太史後宜有言余惟禮法施於民則祀之原公政績顯著膺祀典公論也於是敘其始末賦臍蠻一章俾歌以祀焉公昔攀龍侍天皇宣謀贊化扶紀綱一朝手捧金鑾章遍歷河陝連荆襄招徠父老咨流亡萬人稽首官道傍願附版籍身爲良維時雨露深汪洋許操畚掘鋤榛荒塹山爲城濬爲隍聿開新府號鄖陽行司衛所羅

封疆鬻宮學海流湯湯茂選文武相頡頏生靈樂業保
安康功成理定朝明光聖恩嘉獎晉兵尚鈞天無人仙
珮揚羣黎悲啼聲嗶嗶秉憲持節繡衣郎稽功考德建
祠堂召公去後留甘棠濃蔭芾蔽存民望惟公神遊在
帝鄉有時陟降來蒼蒼儲祥積慶護一方滌牲報祀禮
有常千秋萬載誰能忘

原吳二公祠記

明大學士 趙貞吉

今南大理卿章邱張公以僉都御史撫治鄖陽作而嘆
曰鄖陽之政稍弊矣易不云乎治蠱者求其意於先事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三十四

之初耳故其操切劑量思循往撫治原公吳公之舊而
振新之也思其人因觀其尸祝之所始知吳公之未嘗
與祀也初原公以都御史撫治鄖陽名傑字子英陽城
人吳公先以巡按代撫諸郡後以原公薦陞大理少卿
任撫治名道宏字文博宜賓人在成化時並以勘定綏
甯鄖陽事著勳名而鄖之人並思之乃吳公之不得列
祀則莫不盡然傷心久而未忘者也張公曰嗟乎畫一
之章定於曹相泣碑之政廣於杜君鄖政之始建也原
公綱之而吳公紀之有開拓於前有振作於後繫其可

忘諸因訪其孫爲府經歷者得遺像焉遂肖而配諸原公於是太守黎君堯勳率諸文武父老生徒進曰諸司守章程以奉天子俾茲土之民免殲馘之痛者七十餘年夫孰不知二大夫之功也而祀典之闕卒定於公聞之唯仁人能不忘人之功而處人以禮殆公之謂矣頃之張公去爲夫理而江西劉公代焉謂宜載諸石以諗來者而黎君以委於予也予嘗浮漢江橫鄖而東者屢矣其地枕秦跨楚包絡險阻幅員數千里元季棄之爲荒國初殲之爲墟閒置數縣以領其遺民而在三省之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三十五

徼司燎擊柝棄不顧者殆數十年故草木盛而變爲矛戟猿鹿多而化爲獮兕矣成化初盜屢起橫不可制常州白公圭三原王公恕嘉興項公忠繼率大師往克之又復嘯聚而原公實承之當是時吳公巡按河南佐原公有爲於始繼原公撫治以成能於終卒稱原吳亦云盛矣二公之始經略也謂大兵之後威已振不可復言殺遂下令撫綏之得流亡民四十餘萬授田以養之置縣以統之濬池高城以固之設衛所屯重兵謹關隘以制之割三省之地得七府而合爲都會開撫治府以聯

屬之矛戟之墟長禾黍矣。獮兕之陵牧雞豚矣。山無不
伐之榴澗無不汲之泉矣。夫定近難而壯遠猷炳炳焉。
二公之功固百世不可忘祀亦百世不可廢也。由今言
之原公固才矣忠矣。然建事之初倡始實難孤立易奪。
非吳公何以裨之功立之後梁笥易撤棖棟易移。非吳
公孰與定之則吳公之並祀固一日不可緩也。張公劉
公皆瀾淪之器憐才稽往深致如此宜矣。予與黎君又
吳公鄉人而每好共談當世之務也。安得不竊以爲快
而重有感哉。嗟乎承平之世卓絕奇偉之士恆退而循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三十六

默謹厚之人恆進忽有方隅之警而後知勘定撫綏之
才之難也。成化之際可謂承平而相繼定鄖難者皆得
才卿名士甚易。若此何哉。渤海之盜必重用張敏西川
之亂必再起張詠才之鮮矣。如此而諸公才名相埒聚
處一方故能歷久盡善而不變。何其盛哉。今方隅之警
多矣。皇上拊髀念臣鄰之義思闔外之才於是士大夫
吐哺屏息思致其命以當天子任使於是時而表才士
之名揚功臣之業諸君子豈得無意哉。夫易絃而調聲
者智之門也。斷絲而理棼者勇之經也。張公之言曰求

其意於先事之初此智勇之所藉手而功名之所從出也諸君子所以拜休前人者不在茲哉因拜書之以相諗焉

改撫治爲提督行臺記

萬曆乙亥

王世貞

明萬曆之二載都御史臣孫應鼇奏臣幸得奉璽書領大藩以時布天子威德吏民貌共寢事事小閒然實不勝卒遯之慮臣所領鄖鎮北抵華陽南跨江漢西踰嶓嶲東盡渚水實割秦楚梁三藩之陲而又閒錯蜀以不時縻屬兵事罷則已所領名爲提督撫治而不恆受符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三十七

節不得從軍興法以便宜從事雖亦考功計吏顧三方之撫臣實共之其黠桀者陽受東而陰撓以左支右吾甚或借軀椎埋姦鑄亡命之徒出一探丸而繁醜麋至蚘附距宏治於今未百年而叛者十三一殺倅二殺令三殺尉而禍未竟也豈其先臣之咸弗事事毋亦縣官之所以委任者未盡歟臣不勝過計以爲當武宗朝贛實踞江閩嶺海要害數困賊而都御史守仁以提督軍務請詔許之一切便宜行事用是得募卒蒐伍繕甲庀訾三載而夷環贛之險以千里計諸盜穴若洗至以其

餘勁掃竊號之強王而國家無亡鏃之費臣不佞不敢望守仁請鄖一切得比贛制下尙書兵部議如都御史言請更璽書爲提督軍務兼撫治請給軍令爲旗爲牌若節鉞者十制曰可於是都御史拜受命乃爲檄檄諸道曰荆襄汝以楚之披甲組練左右廣六卒長來曰南陽汝以韓之少府谿子龍淵革挾其勁士若長來曰金商汝以秦之公矛鎔錔虎韞鏐膺緄滕之騎步若長來曰漢中汝以巴賚叟兵白髮黃頭若長來旣集則爲魚麗鸛鷺之陣而親鼓之又三令五申之俾各受約束以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三十八

歸勒部士乃咸嘆曰吾鄖自是有帥哉蓋前是孫公以撫治之節來鎮鄖率勵文武士西刈巨憝欲申是請會念其二尊人移疾去而使院有不儆於災者屬新之凡更二使者院告新而公復至始拜命名之曰提督行臺有司礪石請記而公以治行第一入卿大理顧謂其代者世貞曰志之無忘所繇更也世貞謝不敏不可退而思之當成化時國家盡西南之兵力勝諸流人而始服崇郡僑邑居之而猶不足爲置閩閩不足爲置臺然其指乃在撫而不在督何也今天下方治平荒服解辯鄖

四履之地皆大鎮其民逮曾元以至耳孫不復知所由
創顧撫不足而以督請又何也當成化時其人猶困獸
饑鳥然思一就棲食之地而無其道苟有以籍之則笠
耳是謂無治形有治端其用不得不撫今天下號爲承
平而文恬武熙蘖芽之萌蓋日夜其閒是謂無亂形有
亂端其用不得不改而督故晉武之銷兵巨源進而陳
諷穎老退而媮食有以也孫公不以得代諄諄言地方
大策於成事而授之不佞乃猶徇治人治法之說云卽
不佞烏能使是官重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以俟後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三十九

之君子相與懔然顧名圖踐哉

保釐堂題名碑記

嘉靖癸卯

尙書

湛若水

惟鄖跨於四省其東則自永濟尖巖以達於河南嵩盧
浙川其南則自沅洲遠河均州以達於襄荆武昌其西
則由房竹以達陝西平利之境其北則由武陽盛水馬
昌上津以達山陽白河之境稽古憲皇廷臣集議若曰
惟鄖實四省之衝厥隸湖省其程月餘政令難及荆襄
安沔南陽漢中諸府流民嘯聚深峒窮谷古稱悍剽健
鬪喜則人怒則獸厥患惟劇如人之身長大癰腫血氣

難周手足爬搔所不及易生蟣蝨瘡瘍惟身之困茲劉石王李作難殺掠我民人虔劉我官軍如兔之有三窟此捕則彼出雖智勇莫克濟其議立撫治都御史居中以制四方承以府衛州縣爲久安圖制曰可於是凡所割隸悉屬撫治凡諸獄訟斯理錢穀斯計兵甲斯飭土宇斯戢亂略斯遏邊防斯備城郭斯修流離斯安悉聽撫治毋奪於諸路之巡撫越自原公傑肇治於茲繼者凡三十二公爰及方岡胡公東臯土民戴之胥與造於府庭而告曰惟我胡公爰甫下車不遑朝食安我士民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四十

厲我廉能作我德業興我水利完我城池足我兵食閱我武藝寬我逋負雖畢公保釐東郊彰善癉惡申郊圻固封守何踰焉然自原以及戴王諸公迄今未題名則何以揚前烈懋勵於無疆乎太守陳君雲松以告甘泉子於京師請紀諸保釐堂之石以垂遠甘泉子曰保釐之旨冊命不云乎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故周公君陳畢公相繼治惟其時周公毖殷克慎厥始其原公之時乎君陳有容克和厥中其戴王諸公之時乎畢公保釐剛柔合德克成厥終其胡公之時乎時之用大矣繼諸公

者與時上下雖百世可行也書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此固聖天子今日南顧之望也後之君子將列於石得無同此心乎

保釐堂題名碑續記

萬曆甲戌

王世貞

萬曆甲戌不佞貞履鄖行臺謁故撫臣原公祠退而以間延見儒生吏民敘臺所以永故慨然有餘思焉上書請予原公下禮部議具如書指報罷乃又以閒考諸掌故而得諸中丞之氏若名而大宗伯湛文莊公爲之文曰保釐堂記湛公之記猶未刊可讀而堂之額廢久矣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四十一

竊以爲自原公而下至不佞已六十五人大者握衡樞陪坐論次亦疏附後先以勤誠立節章明於世而考所以治鄖之蹟卽父老不能舉其凡第以爲賢長者而已毋亦原公之法定其民相慶幸其脫險而就夷歸於敦龐無競之故而諸公誠賢長者不欲以獄市擾困之大抵出於蓋公清靜之意歟夫是以治者不見跡而受治者不言功藉令一二喜事之臣欲出其見以求勝於前人而父老亦遂有所撰稱者要之續頸添足之爲耳非吾所與知也顧其地東鄰梁西北鄰秦南鄰楚而割其

三陲以爲鎮其慶賞興革軍賦吏治皆與撫臣共之其民旣安於敦龐不復知有上之尊而黠者乘以爲閒吏狃恬熙之故而藉口於兼牧之苦而交相匿軍不知興法一切玩愒自便不能無虞於意外而孫公提督軍務之請下矣蓋璽書凡再易比於節鉞帥所謂兵政孫公亦以次第舉而臺亦再益新顧諸中丞題名其所至官位贈諡與字俱不載余乃爲備識之而復次其說於湛公記之左蓋先原公而討流賊者成化之丙戌則少傅白恭敏公圭以工部尚書來庚寅則太子太保項襄毅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四十二

公忠以右都御史來而當項公時太師王端毅公恕以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荆襄諸郡白公寬多所縱舍而項公主討鹵殺功最多端毅時時持之榜諭逋逃使歸業又爲疏具言鄖房增邑戎事是三公者皆社稷臣也以非專治鄖故弗敢志而志其事使知鄖之有茲鎮隱然爲原公先者有是三公也

祈雨文

明撫治 王世貞

都御史無似天子命領鄖節凡荆襄漢南之山川水田人民皆與神共之今旱自五月至六月矣禾黍之地高

者蟹螺而卑者沮洳日夜待雨以爲命而不能希涓滴之賜令土尺坼而膏寸涸本下萎而末上焦父老子弟食寢弗違以爲歲憂夫天下稱名山者無踰嶽而稱名江者無踰漢其神當最靈而最尊卽父老子弟所循省而最虔奉者亦無如神神固不當坐視其困也且天子方齋其德以奉上帝惠鮮下民百執事精白一心恪共乃司神罔時怨恫矣卽都御史之不蔽職而神督過之亦不當移於民也都御史今貶車服減騶從事壇壝而敬於神欲其惠我甘霖三日以起焦枯當從父老子弟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四十三

百拜稽首以謝神之天貺而况昭其威德語云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意者神不能得之於歲耶都御史無似尚能以五都吏民請命天子而神不能以五都吏民請命上帝者未之有也尚其鑑之

謝雨文

明撫治

王世貞

二五之靈其用爲神神佐上帝以宰生民帝有至仁神實選之凡此滂沱孰非帝仁民有大命神嘗柄之凡此滲漉疇非民命茲爲長羸魃爲戎首如惓如焚焦畝鑠石單詞朝聞夕奏罔緼雲漢立波鉉嶺蒸雲龜者爲合

朽者爲腴撲者爲起卷者爲舒雨之驟來其滴瀝瀝匪
雨之滴實生民食雨之將收其絲霏霏匪雨之絲實生
民衣貞實無良六事何飾爰賴神休脫我於責諸二千
石黃墨綬吏敢不滌心以承神賜田峻父老率其子女
崩角稽首式歌且舞貞有百城神澤所霖勉勉我皇祇
供惠矜無使雲漢流歌中興

創置鄖陽府記

周洪謨

成化七年荆襄流民百餘萬有司逐之渴疫死者過半
予聞之惻然乃著說曰昔東晉時廬江松滋之民流至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四十四

荆州乃僑設松滋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設南
雍州其後松滋遂隸於荆州南雍遂隸於襄陽垂今千
餘載靖謐如故前代處置流民者甚得其道今若聽其
附籍而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
理則流民皆齊民何以逐爲大理丞王公軾左都御史
李廷用咸謂予說甚善疏於朝天子可其議以都御史
原子英莅其事子英乃大會鎮守同湖陝河南中外諸
大臣議籍流民一十二萬三千餘戶因割竹山之地置
竹谿割鄖津之地置鄖西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於是

卽鄖縣城置鄖陽府以統房竹六縣薦鄧州知州吳遠以知府事又薦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吳文博以留守其地又置湖廣行都司鄖陽衛以爲保障之計都指揮柴政城而塹之處置旣畢詔子英爲都御史尋進南京兵部尚書未之任卒於南陽文博繼之撫治有方軍民忻戴及代奔走京師交章懇留朝廷從之特進大理寺少卿撫治如舊文博與遠自被薦以來益併力協心撫新集如慈母之保赤子民旣安業乃當府治前爲廳爲堂爲經歷司爲照磨所東西爲諸吏案房爲重門以及廡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四十五

舍倉庫囷囷靡不備具爲行都司爲鄖陽衛所爲大理公署布政分司按察分司爲儒學爲城隍廟爲原公祠以祀子英百度旣舉乃寓書屬記余惟流民若流水也在順其性而導之耳使或逆之則泛濫而壅潰矣往歲劉千斤嘯聚襄西固嘗勦之慮有效尤者乃又逐之然勦之者未免勦及無辜而逐之者豈遂杜其不再至是皆失之於初而逆其性者也今原公吳公爲保釐之政順其性而導之昔之逃遁者今爲編氓矣昔之反側者今爲良善矣余故爲次之以爲後世處置流民者法

鄖縣志

藝文卷十
雜識

鎮鄖樓

鎮鄖樓記

高陵殿撰 呂 枏

邢臺人王君震守鄖陽四年矣胥吏奉法百姓安盜寢無事正德甲戌春正月以鄖中譙樓先火乃築基如闔甃以瓴甃洞門橫達門涂方軌基廣七筵五分筵之三分深以五筵崇二仞旋楹其上二十有八箇崇四尋三分尋之二複檐連薨重榑累節丹牖朱檻高軒翬桷爰處鐘鼓以告人晨昏夏六月落成初撫治鄖陽都御史劉公琬肇舉斯樓也名以鎮鄖後合肥人張公滄東平人王公憲相紹撫治咸符劉志撫民憲副張公琮分守少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四十六

參張公翰二公提督其上太守克成其下斯樓乃考乃使介者千里取記史氏高陵人呂枏曰夫斯樓木石積也烏能鎮鄖哉諸公託言耳往年趙燧諸寇劫掠竹山□醜西侵竹谿房縣地鄖雖東有方城黎子礬石南有龍門天馬西有石門九室黃竹之險亦爾搖旣不鎮矧茲樓也耶當是時也微太守守於下諸公續來撫於上鄖幾不有矣鎮鄖其在諸大夫乎樓何居故以慈惠鎮鄖則鄖如子弟之戴父兄以綱紀鎮鄖則鄖理而不亂以忠信鎮鄖則鄖誠慤以理俗鎮鄖則鄖雍睦以什伍

鎮鄖則鄖有勇內不虞變外不怵寇斯鄖人瞻諸大夫若樓之巍巍矣不然樓百尺高奚爲夫鄖故麋國也昔者楚子伐麋糜子帥百濮次於選楚人謀徙阪高以避若糜子亦知鎮者矣按我明之輿圖鄖豈惟昔之麋哉其爲郡也雖始於近世然南隸荆東距越西通川陝北達豫四省之交萬山之會江漢之津金錫之穴流離之必聚風塵之必爭也我憲廟固以其要地而郡矣諸大夫之在斯也其上者則克斯撫其下者則克斯牧豈惟鎮一鄖哉斯皇圖之大賴也若是則斯樓也疑鎮鄖又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四十七

不足以盡名之不然百姓聞樓鐘鼓之聲固有蹙額者矣於是介者持以告太守鐫諸石又以告嗣治鄖者之諸大夫時正德九年也

鄖縣葉令守城禦賊記

安襄鄖制
兵備道 王正常

余由蜀遊燕趙而至楚自楚入晉而復旋楚其所交多賢士皆弗如公賢公所交多相知皆弗如予知之深公始與予爲乙酉選拔同年嘗相晤於京師年甫二十餘性嗜學恬淡寡營敦內行余固望而知爲有道之士也及詢之南皮滄州諸同人亦以余言爲然公以辛丑進

士分發湖北宰石首余亦知枝江事爲同僚公循名善政卓卓有聲貌益謙和德益深邃猶存讀書人本來面目余心益重其爲人公由石首涖鍾祥余亦接篆黃岡遷太原郡佐與公相別者二年往來手書日益摯其政績日益有名與石首循聲無異讀其書如見其人益加敬焉及余守鄖郡公適任鄖縣每課農興學以實心行實政值天旱禱雨輒應公撫民如子民亦視公如慈父母予親見其政犁然各當益信向之曰碑載道者爲不虛也未幾荆宜賊匪起蔓延房保二竹蜂屯蟻聚不可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四十八

爬剔余馳赴各屬團民兵據要隘專事勦捕郡守事宜悉以屬公公周視垣墉計傾圮二十一所且郡兵已分調外屬勦賊勢甚單弱輒集文武弟子員議練鄉勇率皆用片紙草札檄修城則子來檄禦賊則麇至鳴鑼四應負餼糧荷鈎鋤者相望於道以數千計而爲賊眾間諜耳目者亦錯處其中余亦爲公危之公獨單騎出城分牌點撥終無敢譁者皆公忠義之心有以激之使然也旣而分搜奸細悉殲之然內賊清而外賊方熾火駒黃龍白鶴諸處賊數起公數禦之賊自是不敢飲馬於

漢而鄖由此無虞矣是公又與余同患難者也夫觀人當探其本自古賢人君子勳高望重非必有奇異絕人之材而出其平日仁孝友恭之心以措之於經權常變之會誠至則智生氣盛則勇見無所回顧牽引而脫然於利害町畦之外故能夷險一致屈指數十年來同年獲選也同僚爲官也同事而共患難也知之久故信之專信之專故任之重此其相得益彰豈復可以尋常視之哉余故曰賢弗如公而深知公之賢亦弗如余也公之去鄖而赴沔也都人士及白叟黃童攀轅遮道賦詩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四十九

祖餞自城外以達乎漢濱皆不欲公行卽公亦留連徘徊而不忍去昔韓魏公去黃州四十餘年黃人思魏公魏公亦不忘黃人因撰思黃州詩夫民情大可見如葉公者民豈能忘之哉

十井記

撫治 沈暉

鄖在襄漢萬山中古無井民惟飲江水然江去郭一里許男女出汲往反甚勞且飲之者多生癭疾民深以爲患國朝成化中添設行都司府衛知府吳遠始於府廨中鑿一井旣而都指揮僉事呂鍾輩各就司衛近地鑿

三井城中人乃得井飲至今賴之自是又設撫治行臺
總鎮三省之地三省官僚往來四方客商輳集視昔加
數倍食指日眾汲者日多四井猶不足以供飲用又井
在司府官廨江在城外門禁早晚啟閉有時軍民不得
擅出入往往缺水或用錢三四文始得一二斛甚至爭
汲鬪毆者有之則今日之患又不特往來之勞瘵疾之
苦而已予惟天下之至足而民生日用所急需者莫如
水古者八家同一井或家有一井或大家至四五井今
城中數千家而仰給於四井其不足用固宜聖人治天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五十

下將使菽粟如水火焉有水之至足而反缺乏者乎此
雖爲人日用之常亦爲政者所宜究心也因檄有司濬
治舊井使源泉清冽不至污泥壅淤仍於各坊里通衢
相地之宜增鑿六井以便攜取而滋生活使民皆得飲
和無復不足之虞且免江汲之勞瘵疾之苦亦利用厚
生之一端云爾井旣成爰題其歲月刻諸石庶後之人
有所考相繼濬治於無替焉

重修武陽盛水二堰記

宏治庚申

撫治

王鑑之

天一生水居五行之先首得生氣其功用與火相資而

成而其在天地間猶元氣之在人身得其平則利用濟物失其平則懷襄可虞必得良工如良醫起而治之則患可弭而利自溥考之往古嘗爲患於堯之世及禹治之地平天成萬世永賴矣春秋戰國以迄於漢若孫叔敖李冰召信臣或疏鑿以除害或瀦灌以興利治水之功卓卓可紀鄖陽轄治六邑悉處萬山中以故水行其間湍悍激射無淵渟蓄洩之致澇則噴礮旱則涸竭民甚病之前代營水利者於郡治之東靈泉之西鑿石爲泉塹河爲堰引以溉田者二曰武陽曰盛水其利可謂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五十一

溥矣歲久乃湮圯民每計田派修亦不過伐木畚土聊爲補苴苟安目前耳及大雨驟至山溪皆盈水勢奔突向之所伐所畚者蕩然無存矣偶逢涸竭涓滴如金爭訟麇至望澤如望歲民之患吏之憂也宏治庚申西蜀胡君倫以名進士由部郎來守是郡明敏練達剛方惠和其於民事蓋搜羅抉剔無利不興無弊不革矣會以修復二堰事來告察其設措具有規模予心許其能遂申明戒事適有分守提督太岳太和內官太監李麟參議華山皆以民事爲心因撤可緩之財以資其費都指

揮黃燾指揮甄昂又以力役助之指揮徐琬推官周訓復爲之董治工作伐石於山取材於陸剔沮汝去枿翳磬以鉅石翼以良榦櫛比而鱗次雖高深廣袤不加於舊而規模宏遠相度精密蓄泄有法榦旋有機修理得要而功效倍加於是民忘其勞用酌其當既不憂旱亦不憂澇第見處者慶於室行者歌於塗以爲自今伊始吾儕小民可享樂利而咏屢豐矣君子謂是役也功在民宜有言予思堯舜之智急先務也孟子言之矣當今之務孰有急於水利者乎孔子以惠而不費爲政之美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五十二

今則所費者簡而廉而所惠者公而溥政又孰有美於此者乎故樂爲之記

重修武陽堰記

黃焜

武陽堰自明末衝圯後疊逢兵燹民不聊生聽其廢墮者七十餘載至

國朝康熙三十八年前府朱始議修復誠善舉也鄖縣鄭令量種計水分爲上中下三堰按日輪放周而復始法亦備矣第夏秋之交田禾需水刻不可緩必越五日始得一輪其中間或滲漏灌溉未克適均此爭端所由起

也歷經陞府郭署府陳立禁約或損益漏眼或加減時日或嚴啟閉或專責任亦不過揚湯止沸耳本府下車詢問其略今年春三堰士民互訟前來因思水利攸關民食非細事也是不可以不察遂單騎往勘洞悉情形諭三堰士民曰渠可分灌亦可同日灌乎僉曰不知乃令各啟漏眼放渠通流以觀可否越數日使吏探之報曰堰下田疇俱霑足矣而水勢如故孰謂不可同流而合灌耶然漏眼限口大小無定規猶未足以息爭也復詳察各漏限分寸並田種若干爲之斟酌損益務得其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五十三

平除九道漏眼灌種三十七石四斗法無懸殊仍循舊規外其堰下諸田水以種定每種一石給水二分鑿石爲限總以深三寸爲率晝夜通放自春歷秋田不苦乾人心平矣訟端息矣民皆曰便請勒石以垂永久乃爲之記曰田以種計上堰種七十二石六斗中堰種四十二石二斗下堰種三十六石五斗水以分計上堰水二尺二寸二分二釐中堰水八寸四分四釐下堰水應得七寸三分緣地高渠遠量加水二寸一分共九寸四分限口以大小計上堰大限口三處小限口三處中堰大

限口三處小限口三處下堰大限口五處小限口五處
然限口大小雖殊而寬分一律俱各按田計種纖毫不
爽後之人倘有起而爭者持此爲準不待片言而決矣
是在爲民牧者因民利而利之隨時防範勤恤民隱而
除其害民亦樂其樂而利其利則所謂民爲邦本食爲
民天者端在是也夫水利特其事理著明者也

庚申歲縣學宮後半坡土石脫卸露出石碑細閱
之乃宋儒范氏心箴碑也因移立於縣學明倫
堂之左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五十四

其文曰堪輿是指天地說無垠是無有界限宋儒范氏
浚作心箴說道茫然天地廣大無有界限而人居其中
便似太倉中一粒粟米天地這般大人身這般小人與
天地參爲三才有非以形體而言惟其心耳蓋心爲一
身之主吾心克正則百體四肢莫不聽其使令若心有
一毫不正則被聲色所移物慾所攻便動與理反豈不
與人道違哉故范氏之作箴雖是常言西山真氏特錄
於大學衍義之中以獻時君宋君雖未能體察而爲後
世告其致意也深其用功也至是予所嘉慕而味念之

箴之作本於范氏非真西山發揚其孰能之哉嗚呼念哉

慾則不剛說

郡守 王采珍

余守鄖半載見司牧者庶務叢脞奸民譁然非盡不明也實由於不斷非不斷也有所牽制而不能斷也余蒞治無才深思其故而有悟於剛慾之辨因箴同官而爲之說曰剛與毅相因與柔相對而與慾實相反相因者聖人以爲近仁而取之矣相對者易所謂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也至於慾則與剛爲賊亂剛之真斷斷不可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五十九

兩存理與欲不並域而居也慾不除則未發之中既淆而剛之體已失及事務紛來發不中節顧此失彼畏首畏尾又烏識所謂剛耶嗟呼謀天下事而或徇於慾鮮有不敗事者矧司牧代

朝廷

立紀綱治庶民哉鄭公孫僑之言曰火烈民畏水懦民

狎夫火烈似剛水懦近柔自非淡然無欲粹然至善以中正之剛化偏私之慾其又何以爲治縱使火烈民畏而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皆賊剛亂剛轉以濟慾而流於剛復矣於事無補於民無裨其害可勝言哉昔康子患

盜聖人直教以不欲良有以也今之官箴曰清曰慎曰勤伊古以來固未有不剛而能清能慎能勤者也亦未有不清不慎不勤而能無慾者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讀聖訓者其敬繹之

劉孝婦傳

巡撫 鄭大進

孝婦劉氏女也少失怙恃爲陳家養媳晨夕膝下有至性舅姑憐愛之年及笄與夫文世成禮甚相得顧念夫素貧舅姑且老所居傍山依麓凡礮确畸零可開尺寸土以得升斗助夫操作不少閒仍洗手廚下時博老人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五十六

歡里黨咸以爲賢歲己亥姑金氏年七十二矣病噎進食輒格格不相入投之藥不受憂危不知所措劉適憶有割股療親事割臂肉以進疾少已五閱月復噎劉夜半祝天剗胷截肝以啖之姑病遂療當是時惟欲療姑病若不知身之痛楚者嗚呼難矣邑令李君集給以田廬爲之記以授其家旌孝也昔韓文懿題虞山蔣孝子大中傳後謂割股事不爲毀傷擬以常山之舌睢陽之齒竭力致身其無愧於君親一也余於陳孝婦亦云

栖士保劉孝婦記

乾隆己亥

邑侯

李集

集令鄖之七載己亥冬坐廳事有投牒者手覽未竟色然起立蓋鄖東鄉栖士保士民舉孝婦陳劉氏事呼之案前得盡其言越數日孝婦之夫陳文世暨其伯叔兄弟至其言較詳越數日命肩輿延孝婦進內署令眷屬驗之傷痕宛然見者太息徐叩之其言婉而盡噫此非可以愚孝例也孝婦農家女年二十五母劉無考幼爲養媳翁陳際享年八十姑金氏七十二夫文世力田爲生方二月姑病噎醫不治孝婦割臂肉和藥得少閒六月病復作十日不食垂盡矣諸子婦環守之不敢惕息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五十七

夜三更孝婦私下中堂家止二雞割其一以告天地持小刀砉然自剖其胷二寸許血如注肝出剖其半遂暈絕久之若有人掖之云起救爾姑百神伺女矣迺起以布束胷刀口遂合不覺楚持肝雜雞肉煮湯以進姑久不言忽云湯香以匙頻下之寢甚酣天明卽索稀粥不數日病愈而孝婦之創亦悉平噫此非愚孝所能爲也今旣馳稟大憲將轉請

旌其純孝矣復手書彰其門畀以白金二餅布四端稍佐其色養孝婦屋湫隘無恆產雖終歲勤動恆不給令作而

嘆曰傷哉貧也上無以娛二親下無以教諸子此長吏責也去孝婦所居二里許得大陂約三頃下麥種三十斗歲收可二十倍陂之麓有水田七區下稻種三斗歲收可三十倍其南爲平陽得屋十一間前有門三楹進院院旁翼屋二中有堂有房咸樸緻完好開門得場圃約十餘畝可蒔梁黍蔬果陂之周圍得大樹百數小者不可勝計保之民願出售令以百二十緡購之給印照俾孝婦子孫世守鄖令例俸廉八百餘金去諸公罰費僅領其半復捐其半以成此舉分廉以廣孝雖山廚束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五十八

薤令所甘也而孝婦亦可受按劉熙釋名山旁曰陂言陂陀也作擘窠書孝婦陂行勒諸石庚子首春文世挈二子來見且請名長七歲略識字次二歲尤明秀令嘉歎之遺以五經墨刻數種名其長曰穀孫有飶之詩曰君子有穀詒孫子蓋言善也善莫善於錫類孝婦之子有田可耕有書可讀孝德之光庇及十世殆如穀種之生生不絕乎其次曰蘭孫補亡之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蓋言養之潔也鄖地生蘭有素心者是陂之產也侍白華之餐膳端素業於詩書蘭有國香而不言自芳

吾知孝婦之後其熾而昌也爰直書其巔末而爲之記
以授穀孫蘭孫藏其家

春雪樓記

嘉靖

撫治

徐學謨

環鄖之山以千萬計離列差互縈互綿絡目盡不知其
所之士人方斷其岨以耕以故草木罕翳望之童如也
燿如也蟠豕蜿蜒西來漢水經其下以遠三澨兩岸東
之流無連艦縻艦之憂以其山窮水蹙井廬稍殊而荒
憬寥闐若不足以當遊者之觀然余觀宇宙之大宜無
過於流峙二者鄖之表裏襟帶控捥險塞巍拱而森翼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五十九

而四時漾漭之氣勃發於煙雲霞霧日月之交乍有條
無光怪閃忽與諸名巖大澤之變幻亦復何異特以常
伏於荒憬寥闐之中往往不知其勝余遊於鄖也久山
巔水涯靡所不歷宜有得於觀覽而以羈旅之臣不淹
宿而輒去且復絀於文章之力竟莫能攄發所以觀覽
而每以爲歉者垂二十年今奉命鎮鄖再登城堦遙睇
四隅山川如故比陟北關嚴譙見前開府王公所題春
雪樓三字蓋公以穀日登臨適雪初霽一時命筆藻思
飛動而又爲詩二章攬擷梁苑秦天真若飄飄乎置其

身於瓊臺瑤圃間舉鄖之荒憬寥闐盡驅於無垠之界
晃焉茫焉不知其山之窮而水之蹙者乃不禁爽然嘆
曰鄖之勝可以觀者公蓋先余得之矣夫山川以春雪
勝春雪亦以山川勝當是時公豈不知山川恆有而春
雪不恆有故雪乘春以滋發育而羣峰亦朗朗如玉山
王行一泓漢水皓如銀海環列於指顧間此春雪樓之
所由名也獨怪夫鄖隸鬻熊之區自春秋麋庸而降歷
一千餘年形勝未改而羊叔子杜元凱山季倫陶士行
之徒相繼而節鎮之者豈皆未履乎此而歌咏缺焉豈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六十

風氣之錮攄發有時而揆天之美探地之奇固嘗留其
有餘不盡以待公開千古之大觀耶抑吾聞武昌有明
月樓夫武昌固名都山水之會非荒憬寥闐埒也庾征
南興復不淺亦一夕之致爾若夫清沲廓禋祈年福國
令士嬉於伍農歌於埜則有在於觀覽之外者又公之
所以爲理也詎徒流連光景爲無事之遊觀已哉公旣
去以書來索賡而屬爲之記余爲勉賡如其章之數刻
置公後而並紀其事於石公名世貞字元美太倉人嘉
靖丁未進士

煙雨亭記

康熙初 仇昌祚

鄖郡治北五十步一山巋然聳秀登而望焉羣峰環拱
嶽獻隴騰煙雲霏霏各作供養疑身坐華嚴海中頗怪
勝國設郡以來從無闢棘薙荆構亭其上者關中李公
守鄖之五年化洽民安既樂其訟庭之間而又以遊息
之無所也於是治亭於山之麓而其傍種竹樹蒔葯蘭
清沼躍鱗高枝鳴鳥耳目改觀名曰煙雨公於退食之
暇輒巾緩帶兀坐其中鼓素琴吟莊騷翹然意遠時或
凭闌四眺悠然而動遐思西望商洛諸山出沒隱見若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六十一

遠若近庶幾有隱君子若綺里角里其人者乎思有以
招之而其南則長江天塹賈客揚帆漁鐵鹽莢之所輻
輳思何以藏富於民東望黎關密邇南陽思召父杜母
之遺澤猶有存者北則雷峰龍門爲秦豫門戶狐鼠竊
發思弭防之不易迴顧豐宜陽溪一帶沃疇千頃民舍
碁布星羅養宜農桑教宜詩書則夜思而早作焉思之
時義大矣哉思之於心發之於政政成於上化被於下
如祥煙如時雨拂萬物而輕盈潤萬物而涵濡此亭之
所以名也昔蘇長公在臨安歐陽公守滁陽莫不有湖

山亭池之娛而錢塘一水豐樂一亭至今民食其利而佩其德今公建是亭公之思蓋深且遠矣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逸士所以流連光景而不適於治者烏覩所爲煙雨也哉

東軒記

仇昌祚

鄖司馬廳事堂之左有東軒焉或曰仿蘇文定在筠州闢東軒而名之也顧湫隘甚階以下不容旋馬無甬無墀無花竹禽魚之娛軒後有窗窗外有地地僅十笏生竹二十竿地盡有樓樓西向無顧盼親附之意入其內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六十二

黝然洞黑故客亦少至竹頭木屑據爲逆旅其勢然也洛陽商公佐郡之明年始廣是軒而拓之南展二丈圍以牆中甃臺種牡丹一本左右芭蕉二本前石榴二株砌石爲路掘地作畹尺木小草移植樓內又傍通一窗以竅其明其前後欄檻棖桷之屬腐黑者易之赤白漈漫不鮮者新之軒於是乎煥然改觀日與賓朋寮友酣飲其中曠如也古者司馬之官所以貳郡權典兵機凡州郡之甲卒什伍司馬得以教誡之邱賦甸屯司馬得以編籍之其長夫亞旅之不克供乃事者司馬得以易

置之司馬之權綦重矣自明季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而司馬之權盡去又位高而偏例以嫌不親細務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第遙署其銜而已獄有訟司馬不必訊其囚桎有警司馬不必獻其馘無言責無事憂故常綽綽然得從容肆意於花鳥詩酒間昔柳子厚在永州闢愚谷葺愚亭與永之人土廖有口蕭纂輩笑傲嬉遊歷暑寒不輟白樂天在江州左匡廬右鄱陽及湓亭百花亭諸名勝皆有車轍馬跡焉今讀二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六十三

公之詩未嘗不想見其爲人然其牢騷不平之氣往往形於楮墨中爲有道者所不取今鄖之殘陋百倍江永司馬署之冷落百倍二公而公處之晏然歷二三年所頤加豐而體加厚若不知其爲冷落殘陋者歐陽公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者非與余與公有神交非大風雨雪未嘗不過其所謂東軒者至則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云

天馬亭

嘉靖己亥

許倫

鄖城西南隔江有山望之蒼赭雄峻曰天馬巖相傳巖

下舊有洞前代時有駿馬出食於野人伺而逐之馬逸入洞將從之巖崩石墮有文在巖曰天馬因以爲名蓋異說也嘉靖己亥四月予奉命使楚兄柳溪先生適守鄖便道過省得聞其事欣然欲往別之日兄偕寮佐餞予於巖次天朗景明唱酬甚適旣而登之見大石伏於港圍可數十步狀奇絕曰此巖所崩石也壓洞口巖間卽字所在令輿夫掖之以登甫及半而磴絕但從石畔仰觀大幾五尺餘天字已爲都憲潘公修刻馬字上截宛然下四點模糊然文理天成決非人爲客有謀之兄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六十四

者曰君地主也若鑿石建亭其上以表勝蹟以便遊人何不可予旣解纜兄遂以其事自於撫治都御史石岡王公王曰亟圖之未幾予事竣下襄兄遣人以書邀於舟曰天馬之巖路坦然矣亭翼然矣更鑿二洞以廣燕息題曰月窟亭則仍名天馬弟盍爲我記之予旣奇其事嘉其地又喜兄之表彰其勝也有懷不盡扣舷歌曰聖人建極春臺熙天賜休徵滿四維郊有白鹿廷有獅天馬不出爾何爲又歌曰亭翠嶺兮江山明洞窈冥兮雲霧生雉伏大野兮無驚天馬來兮我將貢汝於神京

於是書簡以授使者俾刻之巖詞誠未工聊取其備始末紀歲月而已同遊者都閩劉君節甄君祥張君坦別駕楊君萬春司理吳君彭年寇舉人韋庠生余姪位法得附書

重修千佛洞記

莒州牧

趙晉基

滄浪山最高處曰西臺嶙峋壁立有千佛洞在郡城西人煙稠密車馬輻輳商艇漁舟往來上下欵乃一聲山青水綠巋然爲巨鎮佛洞外舊建水府廟祀鎮江神創自前朝凡竹木商人禱輒應雍正乾隆間兩次修葺頗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六十五

巨麗迄辛卯元日鄰民不戒於火災及廟幾灰燼向所稱巨麗者不可復識矣各商集議仍就原址修之如初余於登覽之餘竊思佛洞徧天下楚中如太和洪山名勝不可勝紀珠林紫府所在多有類皆疲極人力柳子厚云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坻邱垵伏灌莽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奧位以佛因其曠建以樓每煙消雲淨凭檻而眺則下臨漢水銀濤雪浪一瀉千里其南岸爲金魚渡天馬巖東望瀛洲琵琶雲樹迷離其西則庸山疊翠迤邐而來拱我襟帶蓋天然勝

概有非人力所能爲者茲因之以成鉅觀因之時義大矣哉是役也工起於辛卯之夏越明年秋落成余故書所見而爲之記

溫如玉墓誌銘

撫治 王世貞

溫公之在文登也余自海上走一介訊公而得報書踰月而公移罷又踰月而公卒又五年而余奉命來撫鄖鄖爲公之鄉弔公而猶未葬也嗚呼傷哉余乃謀於公之子應龍輩窀穸於黃龍山之陽公弟真陽如春以狀來請誌銘微狀余豈不爲公悉也公成進士至歿凡十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六十六

有八年爲行人則一使荆襄爲御史則一按鹽吳越再按秦三仍按吳爲按察副使治海盜所至皆卓然有聲其卻荆人金也荆人至今道之其按鹽場爲通融期限以蘇其困立保甲法參而伍之俾人自爲守搜捕姦猾及邏卒之因而利者課自是驟登額踰於承平其按秦益自標樹風采論同州守寶雞令等貪酷狀遣戍削籍有差守令望風解印綬去猾吏土豪一切受法不寒而慄講求邊方所以屢紕者前後凡二十事上之報可行刺大帥蠶食吏士佐寇爲虐其裨帥不畏大帥而畏寇

狀悉劾罷之至督撫重臣亦有緣而謫削者邊吏大惴無敢飾情以見其治軍軍聲實俱振而寇亦竟公代無敢深入又上宗藩七事補祿糧肅關文正體統嚴門禁尤其要者其按吳則益熟於其利便而於職得兼治大小諸吏有熟公者轉相告報無撓溫公三尺焉公以爲吳所重於天下者惟賦而其利之最大者水抗疏妥能吏丈畝里無伏田田無伏賦賦而不田者蠲之田而不賦者益之督諸治河官以農暇開濬水稍稍受職其治海盜屬登萊亾命交匿諸島時出剽掠以自益擊之則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六十七

慮起兵禍不擊則二郡驛騷無已乃用楊守起元議外揚軍聲以脅之內使指揮湯詔王世祿裴虞度李承暘黃汝忠召其豪長諭之曰與若期一月來受署爲良民不聽命者溫公大軍立殲汝矣眾咸來謁公拊循之上書二臺給保甲給田起稅通互市開關梁禁爭訟各島受約束比內地又論罷副總兵一人武吏益輯然用事者以公治太嚴鮮所縱舍而公不安於臺矣屬郡大旱公齋三日而禱立澍公旣霽禱雨中又以暑故不爲雨具寒內侵遂得疾其民相率狂走告神曰大夫爲民請

雨神幸而予民以雨而予大夫以疾非神意也今敬爲大夫請命果少閒公念疾不任事卽自劾歸強疾以待甫得請而公革矣猶手書諸郡邑無汜祭無賻祭吾不而享也賻是死而僂我也公諱如玉字孟醕號少谷其先世治海隨人以戍贅河南之桐柏王父淮徙籍鄖遂爲鄖人父文林郎公昕娶左孺人而生公文林公之爲諸生也而公十四亦補諸生郡守許某奇公才欲壻之弗果明年有孫提學按郡試以公爲第二人旣見而笑曰吾欲冠若以若少疑之今果然自是凡再楚試皆不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六十八

利最後我先公按楚公遂與薦歸及襄陽得文林公計絕食七日而抵喪所撫棺大慟曰天乎誰令我以一鄉書易吾父也公之舉進士而喪王父淮又喪左孺人毀瘠時有加自是得心腹閒疾矣公之一爲御史三按郡又一治海盜皆持憲嚴峻其居鄉絕不通官府其居官絕不通家問以故病三月且死而其家不知也生於嘉靖戊戌卒於萬曆己卯得年四十有二初娶於鍾早卒贈孺人繼娶其從姊封如之丈夫子三長應龍郡諸生娶主事黃元吉女次應鵬聘舉人汪以祺女次應嶽聘

知縣李岳女女三俱幼世貞曰公爲執法大吏所至有聲績豈偶然哉旱禱而澍卒以勤死合於古祀法矣乃其臨歿而約束郡邑毋令汗我爲此何下結纓易簀哉况公之舉於先公差殿而始按吳甌先公屬大故橐葬諸知名士咸自避晦削門下籍而公走使二百里以金助繕墓不佞兄弟三辭而公三進之曰吾爲吾之師而已夫是以無虞夫松楸會先帝賜詔洗雪公復從林中丞上書請予故御史大夫贈不報不佞兄弟以謝公曰上書吾爲吾之師而已公之篤於倫理類如此是宜銘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六十九

銘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此言是耶則何以子之民而殉子之身非耶則子之子孫其振振而子之名與予言而偕不泯

重修許公祠記

雍正知府 王文裕

自古忠臣烈士必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足以貫金石而炳日星雖不表著於伏節死義之日終必發其潛德之幽光况氣折逆氛功在社稷爲

聖朝所贈卹如前鄖通判許公者公諱文耀閩之海澄人也

公初判鄖值楊來嘉據房叛當事檄公往撫之比至賊

營喻以順逆賊鴟甚公大罵遂遇害事聞康熙十九年奉文祠祀余聞人去公里居不遠幼卽聞公事歲己巳來守是邦考公遺烈較所聞益悉辛巳冬鄖教諭龔君得斷碑於廢壤中知公另有專祠在縣學左雍正四年鄖令盧上進勒石而未詳其事嗣教諭李君補敘之祠且圯更求公墓於小東門外左數十武荒煙蔓草中得殘碑焉嗚呼公死事在康熙十三年爲時未久而祠墓傾頽若此何以昭

聖朝欽卹之仁是守土者之責也爰就其祠新之設主以時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七十

祀享仍礮石墓前以垂不朽庶公凜凜生氣歷久彌彰歟襄其事者通判陳公封舜署鄖縣胡君廷槐教諭龔君佐龍訓導黃君大棟也

重修鄖縣學宮碑記

知縣 陳子飭

鄖縣學宮原在城東南至明嘉靖間郡守許公始移建於府治西殿廡門牆規模略備其擴廟前民佔之地作櫺星門泮池道德坊繚以垣墉則自我

朝乾隆三十六年太守王公采珍始也道光丁未春飭奉
選斯邑蒞任之初恭謁

至聖先師禮成後與學博司君先格宋君大元瞻視周遭牆壁敲斜堂高僅尺許門廡皆卑隘弗稱歷來葺補率皆仍舊自壬辰秋漢水入城殿內深五尺以將朽之楹棟復遭巨浸日就傾圮其勢然也夫尊

師崇道教學爲先務本溯源治民所重吾輩讀聖賢書服儒服冠儒冠名教綱常其來有自況學宮重地

至聖靈爽實式憑之今坐視其牆垣漫漶風雨飄搖於心安乎爰詳告太守西蜀胡公允林先爲之倡飭與學博諸君亦各捐廉俸以爲勸導邑中慕義者翕然同聲先捐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七十一

獲錢二千緡迺諏吉鳩工庀材適以楚省水患奉文勸捐飭周歷四鄉工賑並勸郡人士無不踴躍力輸遂除舊營新擴其規模堂基根深五尺六尺不等疊以石灌以漿崇高廣厚稱之

大成殿以及大成門向之三楹者益爲五東廡西廡五楹者益爲七棖角棟楹悉遵儀式金采丹碧備極輝煌其崇聖祠明倫堂名宦鄉賢祠官署附於廟內者併一律修建工歸鞏固閱二載而告成巍然煥然氣象一新稱大觀焉夫廟宇爲尊

聖之所而士子修身進德之階

國家育才興賢之地皆於此肇基焉其所以宏規制而肅觀瞻者將欲多士率循義路出入禮門以彰詩書禮樂之教曉然於風化之原而漸躋於正大高明之域豈第工詞飾貌摛藻揚華而已乎繼自今鄖之奮興於功名者根深實茂庶有以副

聖天子棫樸作人之化而作棟梁之材矣又不獨以

文廟更新卜科第聯翩增榮益譽於學校也茲役經始於道

光二十七年八月告成於二十九年九月計共用制錢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七十二

一萬六千有奇董其事者司宋兩學博邑歲貢生王衡廩生李上選生員趙喆王希杰候選訓導徐清來黃兆熊也至樂輸士民各按里保刊列姓氏立碑於學以記之歲在庚戌八月朔鄖縣知縣山左陳子飭謹撰文

重修南城奎星樓碑記

歲貢 朱燦章

郡邑奎星樓皆建於城東南隅論者以東南爲文明方按史記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晉書天官志文昌六星在北斗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計天道考文昌六星在午垣鶉火之次北斗七星如斗魁四星曰天樞

曰天璇曰天璣曰天權介在鶉尾已次壽星辰次之交而斗柄三星曰玉衡曰闔陽曰搖光則在壽星辰次是斗魁近於文昌均列於南方朱鳥縣象著明爲最盛矣且鶉尾翼星爲天之羽翼文物聲明之所主道化文章揆諸建樓東南之義其將覩天光之下臨瞻人文之蔚起英華遠播而四國奉爲羽儀乎其方位固可循圖而稽也然世相沿以是爲奎星者其或以史言奎壁聯輝遂以爲文教昌明之徵乎嘗考晉書天文志及管窺輯要諸書東壁主文章乃天下圖書之秘府也宋乾德五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七十三

年五星聚奎實在奎壁之間故當時以爲文明之兆夫奎壁介於娵訾降婁而斗魁適依乎鶉火壽星其爲章於天兩相對照所謂光遠而有耀者理或然也鄖之奎樓在南城東層閣重簷規模高聳可謂一郡之勝矣而術家每以此邦科名必須更上一層方可高掇聯翩操券而獲數十年來邑人士有志未逮者亦以登高而呼之難其人也己酉歲邑侯陳君涖任載餘修廢舉墜於地方一切營建罔弗除舊更新而事關學校尤殷殷不倦如

文廟文昌宮試院鉅工迭興次第告成矣適於重九日偕都人士登樓一覽覺山明水秀眼界凌空慨然動崇文教掇科名之思乃捐廉倡修卽日鳩工庀材遴選司事力董其成計增高一丈五尺有奇越六月而工竣登斯樓也四通八達高朗光明都人士之卓越恆流于青雲而直上者能勿瞿然興奮然起乎斯固我公之作育士氣有加無已而吾邑之樂勸其成從善如登不可謂非後來者之幸也燦章從事斯役自慙譎陋言之無文特敘述其始末以俟後之博雅君子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七十四

鄖山書院記

艾浚美

書院之名始於唐盛於宋卽古鄉學之遺各郡之有書院蓋聚鄉學之秀甄拔而遞升之者也自來教育陶成入才輩出莫盛於書院如白鹿洞朱子奏復其舊而論學則紹述周程參取張邵斟酌及門諸子同異是非俾孔孟之指粲然明白一歸於正其明徵矣鄖爲楚西奧區山高水險俗尙樸醑自明于瑩中大中丞創建鄖山書院漸知向化慕學旋因歲久傾圮我

朝雍正十一年

世宗憲皇帝特發帑金以資省會書院膏火嘉惠士林

恩至渥也維時守道魯觀察以鄖山書院坍塌重建之嘉慶丁巳王方山太守復加補葺改爲龍門書院道光二年學使楊介坪先生仍復鄖山書院原名移置通判舊署並查明膏火無資咨會撫軍楊中丞

奏明准撥光化變價銀兩歸鄖發典生息用資膏火其造就樂育之心如此之厚郡人士宜何如振勵奮興軒轅鼓舞以副此培植盛意乎夫書院之設所以講學而造道也而賢守令崇尚風化之原必以此爲重焉爲之講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七十五

堂以隆其規制爲之學舍以專其藏修爲之月試以善其觀摩非第藉爲聲氣之資游揚之具而已又必慎擇經明行修者爲之山長啓迪之獎勵之澤之以詩書以化其凌躐浮囂之習規之以道義以祛其馳騖奔競之私務使一郡一邑其秀而文者皆砥德而礪行其樸而愿者皆敦本而尚義不溺志於詞章不營情於利祿不逞才以越制不飾智以驚愚則庶乎今日立品讀書無慚鄉里之秀異他日分猷出治允為

國家之循良用副我 介坪先生殷心造士提唱宗風以翊

贊

朝廷菁莪棫樸之化爲不虛也後之涖斯地者育德維風增
資加擴俾相衍於無窮以昌其教以達其材豈不懿歟
今 介坪先生會

奏撥項因公挪移久未歸款幸地方義舉捐助所置田地
房屋各租猶符按月一試之資此亦碩果尚存之意云
爾茲因修志而綜敘其始末以爲記

龍峰書館記

歲貢 夏尚德

昔文正范公得善地術者曰此地發祥人文之盛簪纓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七十六

之多極於無算公曰與我一家享何如一方共因以其
地爲作育人材之所卽今吳中之澤宮是也厥後吳中
人材蔚起科第聯綿可謂盛矣而范氏以儒學發跡累
代簪纓相望迄今六七百年蜚英聲騰茂實世澤猶新
同社蓮溪李君祖庚字希白少遊膠庠踔厲英發倜儻
不羣爲一方所倚重而同聲贊誦者指不勝屈希白言
物行恆根道核藝殷殷以培植人才造就後學爲心獨
力捐四百餘金爲龍峰書館營房舍兼置學田園地旣
爲之締造完善以期其久遠又爲之延名師以明其道

而解其惑其素所學問然也同社之受業而獲益者相與勸勉於仁義忠信沐浴於禮樂詩書駸駸乎型方訓俗比戶絃歌矣固不獨英雋秀起源源相繼已也其爲教之永入人之深視文正之用心一而已矣誰謂古今不相若耶夫希白之樂善不倦出於自然而哲嗣均接踵藝林長君器宇不凡前程尤未可量天之福善固如是其不爽乎同社以李君之足以風勵來茲也因泐其事以壽貞珉而垂不朽豈乾隆五十五年庚戌黃鍾月記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七十七

籌鄖邑賓興費記

陳子飭

鄖邑風土古樸人知尚義庠序之間俊秀尤多太守王季海先王所謂彬彬之風亞於鄒魯者也歲逢大比應試不滿二十人蓋以距省水路幾二千里往返五六月旅資卷費動須十數金寒士有志觀光而遲回中止者屢矣然則廣功名之路宏汲引之方思所以振興而激勵之誠宰官之責也余自丁未春知縣事與眾紳耆集議修學宮修考院修奎垣次第舉行凡以崇學校培士氣育人材勸之以端方策之以進取諸生皆爭自砥礪

已見蒸蒸日上矣惟賓興費尚未籌及己酉值鄉試迺集諸紳耆力圖其成時有邑貢生趙堪勸諭西鄉各紳士府學訓導徐恆曾邑紳賈炳文邑人王士倬暨東鄉紳士共捐錢壹千緡有奇交司事等按年取息以作賓興之用甫經創始赴鄉試者卽較往歲加增是年撤棘府學廣文徐君恆曾保康學廣文丁君鹿鳴皆獲雋保康王生明善亦列高選吾鄖胡主淑經余生澧廷李生上選王生希祥均薦而未售而鄖陽之科名可拭目俟矣辛亥夏余將調任棗陽環顧諸生不忍去是歲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七十八

聖天子御極元年

覃恩徧海內加科廣額嘉惠士林兼以學使案臨所取尤多知名新舊諸生無不躍躍欲試由是文明日啓多士咸有志竟成掇巍科登顯仕爲

國家有用之材以副

聖天子菁莪棫樸之化未始不於賓興肇其端也後之君子顧名思義日增月益必有培養遞加而鼓舞於無已者俾斯舉行之歷久勿替也則幸甚

湧珠泉記

侍御 金光杰

丙辰端陽前二日予再至龍門時天氣暘甚趙生荆山請予登立鶴樓納涼並邀王生英齋金圃仲安李生蓮仙及二姪金門東魯陪侍少時茶進覺與尋常特異問水從何來則曰黑龍泉問去此幾許曰山麓耳於是與諸生往觀泉口大如五斗甕四圍青石壁立一面斗絕三面微穿水深五尺許澄清可鑒石髮淺綠色蕩漾不定令人目眩泡自波中逆出如珠走盤上有小方殿卽黑龍廟也北界澗水西環河流一峰中峙危樓插天古柏百餘株作神龍攫拏勢而泉生其間柳柳州所謂以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七十九

茲邱之勝致之澧鎬鄂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是也乃竟無嘉名雖美弗彰矣荆山進曰先生愛之異之何不效柳州之更冉溪爲愚溪則地以人傳名亦以人重矣余曰善因取萬斛湧珠之意名之曰湧珠旣象形且會意也余因之有感矣鄖邑僻處萬山久乏科名說者謂山水絕少佳勝或者人以地囿然以諸子之從吾游也聰明樸茂英氣勃然文理頗有可觀今掖而進之諸子從此振勵而作新之其亦如斯泉之圓靈活潑清光大來也

矣孰謂人以地囿也哉

朱清山朱富山合傳

崔 誥

朱富山蝴蝶保鄉民也生有至性事母曲盡孝道會母病醫藥罔效因私念古有割肝救母事我亦人子也何獨不如前人夜二鼓持刀自剖其脇截肝一縷持予其妻曰嚮以奉母病當瘥並囑其妻雜雞湯以進母食頓愈富山亦忘其痛楚秘而不言其兄清山知之每見其脇下刀口宛然偶與鄰人道之越明年而清山以捍母殉難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八十

朱清山者富山胞兄也薄田數畝興富山同力合作藉以養母兄弟既翕怡怡如也適藍逆由蜀竄陝盤踞趙家川清山偵知之謂富山曰賊今密邇必竄吾鄉母老矣儻遭賊手抱恨終天矣爲之奈何富山曰無已有負母遠逃耳清山曰固也我欲弟先負母逃我留以禦賊賊不殺我我必殺賊需次閒母逃乃遠也如其言而逃未遠賊之遊騎蜂至矣是時清山同鄉人陸傳太扼要山陬據上游揚刀運矛大呼馳下賊未及舉刃而頭墮地俄而大夥麇至傳大死清山被擒賊遂以刀抉其額

上皮次解兩頰而副之至死猶喃南罵不絕聲噫當賊之至富山既負母以逃矣儻不得清山與賊相持拌死以衛母則逃未遠而賊已至能保全與否未可知也吾以爲清山之孝富山成之富山之孝清山更有以全之嗚呼難矣若富山者毀傷其體以救天親雖不可以爲訓而以視誦詩讀書之人居恆侈談忠孝及一旦值君親危險反雍容澹漠引文飾義等諸行路者相去奚啻倍蓰然則清山之大節固不可及而富山誠賢矣哉

貞孝藍女傳

崔 誥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八十一

乙丑夏邑將修志與徐風若先生閒談偶及齊北宮嬰兒子軼事感喟久之謂必無繼而起之者風若曰否否獨不聞吾邑有藍孝女乎孝女生長蕭公保與劉君載廷比鄰載廷知之最悉盍往詢之余急詢載廷載廷曰有是哉余久欲表揚之而未能也女姓藍氏幼字其姨娘張姓其父藍如青貧無業熬硝煮鹼爲生母李氏雙目悉瞽弱弟一人僅數齡其父歿值歲祲一家三口朝不保夕女日匍匐汗萊中采野菜雜糠覈以養母會其姨家來議婚期女泫然曰嘻兒可以去乎哉兒父不死

兒可以去兒父死兒母不瞽兒可以去兒父死兒母瞽
兄弟成人可以養母兒亦可以去今者父死矣母瞽矣
弟幼弱又不能養母兒去是委兒母於溝壑矣嘻兒可
以去乎哉親知番說女怒曰天下有無母之人則可如
無無母之人何爲強以相勸也儻謂兒矢志不堅將來
恐有曖昧事貽笑鄉鄰爲二家羞者願姨家淬白刃一
具卽持以嚮割兒肉無怨也從此解椎髻而辮髮頭草
笠手長鑣爲人傭耕閒理其亡父故業零硝熬鹼終歲
不輟奉母之餘薄有蓄積並爲其弟備六禮成室焉平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八十二

日御弟最嚴稍不率教則呵責不貸今其弟粗衣淡食
不至凍餒者皆孝女教之力也忽一日侵晨起曰嗟
乎吾一女子爲人傭耕與男子雜作三十年所以含垢
忍恥不卽死者徒以瞽母今弟旣成人可以養母吾事
畢矣何可久辱人世也遂投野塘死載廷之言如此夫
男婚女嫁人道之大卽人情之正也女獨行其心之所
安聞三十年中與人酬接雖和平坦易實具秋霜鍛鐵
凜然不可犯之色焉嗚呼藍女貞矣貞而孝矣守貞以
全孝實踐孝以完貞此其翼教維風殆所謂變而不失

其正者非具真性情不能爲此非具真性情又烏足以識此

虎尾久經坪二堰碑記 □ 四川知府 余澹廷

天下之大利在農政農田之善經在水利昔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楚之水利興焉晉杜預都督荊州修漢召信臣遺跡爲民作水約束分疆刻石立於田畔以防紛爭分水規制有由昉矣吾邑武陽盛水二堰屢蒙賢太守胡公朱公黃公體恤民艱爲之籌疏洩資宣導計高下定章程遺愛在民至今猶感仰勿衰吾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八十三

鄉虎尾久經坪二堰歷有年所查虎尾堰在上久經坪堰在下虎尾堰得種籽十七石零屬黑虎保久經坪堰得種籽十八石零屬筍廠保田分兩保水共一渠由來久矣兩堰父老相傳每年耕作各設堰長分段修理插秧時按田分水四日一輪上下堰各得兩晝兩夜堰長爲之經理秩如也近年土崩沙淤日復一日渠路益狹往往需水之時橫衝旁溢多不歸田轉無以收灌溉之功而盡澤下之利今春兩堰公議滯塞者通之逼仄者展之水路例定寬二尺五寸庶宣導有所歸蓄洩有其

法而灌溉實得其利矣嗣後遇有壅淤應行公修卽以二尺五寸爲定其共守之甫議刊碑以垂永久適逢徵修縣志予嘗考之歐陽永叔作唐書地理志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之其縣之下實兼河渠一志而元史河渠志以歐陽元旣爲河平之碑文自以爲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無所考因作河防記欲使將來除水患興水利者按而求之此堰雖小亦農政也予故仿其意而記之

壬戌十月髮逆渡漢竄陝圖掠黃龍灘天降大霧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八十四

記

余澂廷

黃龍灘在縣境西南上連川陝下接襄郢通衢也自來用武最爲衝要明末賊入楚攻鄖屬六縣盧象昇以右僉都御史代蔣允儀撫治鄖陽時蜀寇返楚蜂屯蟻聚於黃龍灘盧象昇與總督陳奇瑜分道夾擊自烏林關七家溝石泉壩康甯坪獅子山太平河竹木砭箐口等處連戰皆捷斬馘五千六百有奇漢南之寇盡矣我

朝嘉慶初年白蓮教匪蹂躪三省邊境已歷七年之久雖時驚風鶴而灘民守禦尚嚴幸獲安堵咸豐丙辰襄陽

土匪上竄灘民齊心團練先事預防賊亦未敢窺也同治壬戌十月髮逆數十萬渡漢江分三路竄陝距灘縱橫百餘里灘民備豫不虞固未敢一日鬆勁然賊眾我寡能勿恐乎正危疑開天忽降大霧障翳蔽空對面不見人賊循途馳竄去灘已數十里猶問黃龍灘而霧始漸收吁是賊之注意於灘也情見乎辭矣設使天不降霧灘之民縱戮力同心其能禦此十數萬之賊而驅之境外乎其劫掠蹂躪波及於灘之左右而騷動官民又豈止於二鄉一邑乎然則天之降霧不先不後使賊繞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八十五

灘而過猶未之覺者正天之驅除羣賊以保此一方之民也天之愛民甚矣此方之人宜何如恐懼修省相勉於善正人心以迓天佑乎灘固用武之地今轉危爲安轉禍爲福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天道神而莫測於大霧見之矣此壬戌孟冬事也廷於癸亥自川回籍守制見諸父老述其事詳且盡是不可以不記

創修大龍寨暨四鄉寨事記

邑人 趙守基

鄖立寨自前明始崇禎六年李自成由盧氏直走內鄉爲巡撫元默所掇遂犯鄖陽七年盧象昇撫治鄖陽念

鄖郡諸山綿亙有險可憑用守畿南法守之立寨併村
鄖人懲前毖後踴躍奉行吾鄉夾山等寨亦從此起自
我

朝康熙初年削平大難休養生息二百年來幾無故址之
存蓋天下承平久矣同治元年髮逆由李官橋渡河橫
亙數十里如牆而進吾鄉被殺擄者以數百計積八晝
夜賊蹤始絕若早結寨自固何至受此慘禍遂偕鄉人
入大龍山相度地勢是山孤聳數十丈正北陡絕東南
俯臨深澗西南稍坦山頂四平約畝許上有古剎卽大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八十六

龍觀也西偏有龍泉二可共萬人飲殿後有花栗數千
株陰森蔚茂予與鄉人顧而喜曰薪水爲寨中急需今
皆不假外索此天成之險也况西望郡城南望均州東
望淅川朗若觀紋如果賊至虛實立見以高臨下律以
兵策我得勝算矣爰公議捐資修理甲子春偕鄉人往
修週圍成石垣得三百餘丈險峻處高厚俱如法寨門
皆甃以綫石堅木爲扉繚以片鐵三市又深鑿廣池預
儲泉水鄉人共喜其功之有成也遂製火器壯聲威守
具甫備三月十七日賊自荆紫關南竄蟻聚蜂屯十晝

夜不絕游騎突至龍潭溝當與鄉人劃地分守又設巡勇策應擇稍有膽勇者分任之同里何維謙管帶壯丁三百名直出寨外巡邏維時賊踪密邇寨上連發巨礮賊卽遁去附近麻峪東梁油瓶觀等處俱被焚掠而環寨居民無恙賊退僉云吾鄉可恃此以不恐矣所有毗連均浙各村居民咸附此寨守望相助焉然守寨較城守易亦較城守難攻城如雲梯地雷衝車等法施之於寨無一不窮此較易也但守寨率皆鄉愚膽勇不足動輒驚疑間有壯者專恃血氣旣不能律之以法又不能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八十七

聽其自便則必多方誘掖以安其心委曲獎勉以堅其志激之則僨事緩之則誤幾故往往難於奏功也是在董事者知其易預籌其難而已今吾邑寨堡林立如東之興隆雙和西之白馬雙鳳四峰南之天馬紅岩北之萬安太和等處民居旣安矣民志旣定矣由是聲勢聯絡遠近一體上下同心而又維之以情持之以久不以賊退而忘害不以民安而忘危彼寇匪餘孽未盡又何能乘閒而入哉竊願吾邑理寨事者得地利兼得人和則一勞永逸世世賴之者也

叢塚記

邑人戴恩

文公家禮著有五不葬之說一曰近城郭不葬誠思之遠而慮之深也鄖城東北門外屬荒郊墳塚羅列千百年來平而累累而平有心者幾歎滄桑矣同治壬戌髮逆陳得財陷西邑安襄鄖道金國琛率師駐鄖爲巡防計諭鄖之官紳曰郡城西南跨漢水天塹也東北城而不池非城防所宜盍鑿之於是飭令鳩工責成四鄉分段開濠蓬顆纍纍之中鋤甫下而白骨出焉其甚者掘地至丈餘深並有三四棺層累相加見者慘之局紳徐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八十八

清來崔誥胡淑經張肇臨等相度官地於九里岡議定每骨一具檢裝瓷缸合而扞之約一千四百餘具鳩工彙築隆隆然成一叢塚因誅言祭之以慰幽魂焉嗟呼其不幸累累相望葬於附近城郭幾經兵燹蹂躪化爲戰場掃蕩削平而塚無一存者甚可哀也今日忽得檢白骨而彙爲叢塚使已成烏有之骷髏復獲另扞猶人之起死回生斯誠不幸中之幸也乙丑春朱君稔齋饒君殿華徐君麟書姜君竹亭商之閤郡士庶共捐資百金市地一段附於縣城隍廟以每年所入租息爲叢塚

祭掃用義舉也後之人同此仁惻之心尚其循成規而永誌之非獨叢塚不至湮沒而無聞且使世世葬親者有鑑於此益恍然於朱子近城郭不葬之旨矣抑又考之宋史劉燾傳有耿某憫遺骸暴露議用浮屠法葬之水火劉燾貽書曰使死者有知禍更慘矣請擇高阜爲叢塚以葬於此見勸善維風之心無古今一也余於吾鄉之叢塚亦云

得董思白先生真筆石刻記

歲貢

段肇基

自有天地以來凡物之足以珍重寶貴歷久而不可磨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八十九

滅者豈非以其人哉明董思白先生松江華亭人也天才俊逸少負重名其書法超越當時始以米芾爲宗後遂白成一家名聞中外而其畫瀟灑生動亦非人力所能及及四方金石之刻得其手筆以爲二絕以故尺素短札流布人間在當時且爭購之以爲重況今日乎公之沒也今二百數十年矣其真蹟又何從而尋之而不意得之於吾鄖也或者曾督湖廣學政歟予聞之余雲卿太守曰同治乙丑春至郟家衝省先君墓小住一日閒步祠左有家世業農李姓老嫗出語曰君坐有事請教

我家藏一石今九年矣先是我祖瑩側有古柏一株大
十圍族眾伐而售之又數年復議掘其根可得薪若十
根將盡忽露一小方石銜中雜以泥土兒子輩攜回洗
刷磨礮跡畫不能辨將碎之里中一二老者曰此石大
奇未可毀俟余君自蜀歸來省墓時質之或知其故老
嫗遂授石於予予展玩摩挲不釋手老嫗曰君愛此石
耶請卽贈君謝而受之捧至祠中以水淨揩之細繹其
文一面小楷秀麗飄逸生動異常惟字模糊可讀者二
王爲極缺極在後人宗之缺意者絕少今於此卷缺宜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九十

其超出塵寰也另行延祐六年七月二十一缺又行唐
張昌宗搜訪古今缺又邊行被剗去不能認一面草書
龍蛇飛舞眞董跡讀其文是時書後跋年已七缺於此
卷爲人臨寫數十行不能至全本缺崇禎乙亥九月十
缺居士董其昌題詩缺後有宗伯學士陽文方篆一顆
石綠色細膩沈重縱橫各六寸小楷一面黃痕班類漢
玉似當年殉葬所用者噫異矣是石也其蹟之眞如是
而其遇之奇又如是其經風霜兵火湮沒散棄於山崖
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幾數百年而獨有以昭天地之

靈以發其不可磨滅之光謂非物藉人以彰因人以重乎則又愛古者之美談也予因訪友過從雲卿述其得石之由故樂爲之記

王李氏節孝坊記

廩生 余珩

縣西關外舊有節孝木坊署清標彤管四字爲邑人王鈺之妻立也道光十一年市塵不戒於火延燒屋宇無算坊左右民舍無一存者而坊獨無恙咸豐二年秋漢江驟漲洪波怒濤澎湃汪洋比戶幾成澤國坊額亦被漂流鄉人共見之矣越日王李氏裔名彝忽得坊額仍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九十一

舊樹立驚問其故始知此額已漂至八里外之小河口遇迴瀾送泊沙岸適氏裔某恰經其地見而收之噫是坊也一經於火再瀕於水幾何不淪於無何有之鄉而巍然獨存是何神異哉於此見氏之節如松之筠如柏之操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蓋其百折不回之志堅持於生前故其一誠相感之真猶蟠結於沒後也不然坊額一木質耳而神之呵護何若斯之靈且歷試諸劫而不可朽也嗚呼異矣天之所以彰孝義勵名節者備矣哉天有顯道厥類維彰是坊則亦有然者也

書王太守許公祠記後

胡淑經

許公文耀之墓知之久矣每春日選勝重九登高與二三良友道公墓下輒撫摹斷碣奠三爵而後去乙丑春漏下三鼓披閱府志讀前太守王公文裕記懊惱悒悒徹夜不能成寐蓋同治元季髮逆攻陷鄖西金方伯以郡城卑矮諭開城濠而城北附郭蓬顆累累悉皆亂墳公墓適當其閒恐司濠務者不知爲公之遺骸分別遷葬雜亂骨而都爲一塚也迨曉詢之袁子雲松張子海嶠王子叙卿始知公墓雖附郭去濠尚遠尋丈慮濠土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九十二

壅埋嶠等已標而記之今之歸然而特立者猶在也余因之慨然曰忠臣孝子往往曠百世而相感卽如許公死節之日歷記星霜迨今二百年所矣人往風微誰復過而問焉者况值戎馬倥傯耶而偏育袁子雲松輩從而標識之護惜之使忠義之骨得與山河並古則夫自今而後雖歷萬劫當必有繼而起之者乃知人生世上惟忠孝可以動人亦惟能盡忠孝者可以壽世也

胡文忠公功施社稷勲銘鼎鐘而遺愛在楚民不能忘因讀 文忠公與友人書有除却討賊四

語謹誌之

徐兆瑞

客有笑徐子者曰胡文忠公血戰十年三清楚疆振臂一呼英傑奮起厥後克安慶復江南掃蕩江右平定浙東西大功收於曾左諸帥而議戰議守則自我胡文忠公始豐功偉烈國史館當記之名公巨卿必傳之子何人敢與斯事耶况乎掀天事業必須曠代逸才方能曲傳其梗概近世文章卑靡固無盲腐大手筆而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汪洋演迤騰九天而躍九淵兢兢焉奉唐宋名人爲圭臬者或亦往往而有也子何人敢與斯事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九十三

耶瑞應之曰公言誠是哉然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元昌黎韓公嘗言之吾惡知記文忠者不提其要鈎其元也吾又惡知記文忠者果提其要鈎其元也憶辛酉壬戌後友人來自省垣者談文忠事甚悉最後得其與友人書有除却討賊別無生路除却狗難別無死法四語斯言也一意君國而身家性命毫不攪心迨後積勞而卒雖未親梟洪逆之首而一片血誠固結於生前者天下後世所共見也此則其炤耀千古者如第曰某月克某府某日復某縣以馳騁之筆張皇其戰功

瑞雖樂聞之瑞究不願聞之矣雖蹈客之笑不顧也

洗心亭記

貢生 趙 堪

人之所以靈於物者心而已矣心之所以瑩於中者虛而已矣如水之清不雜以濁也如鏡之明不蔽以垢也自其主靜者言之何時而不虛自其慎動者言之又安往而不靈此之謂得其正夫士君子所貴乎澡身而浴德者亦在乎不放其心不喪其心不失其心耳予曩昔不喜岑寂時馳逐於城市煩囂中覩熙來攘往情態變幻恆百出而不窮此心之隱爲形役與世浮沉其不誘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九十四

於勢利不惑於見聞也幾希矣迺亟僻處山林閉戶讀書藏焉修焉息焉游焉以求所謂養心者每返觀而內照覺今是而昨非益悟心之虛物固不得而引之心之靈私更不得而汨之也爰築亭於居舍之旁疏泉鑿池佳木植矣幽芳露矣奇石顯矣日與二三童冠歌咏於其閒每春夏綠樹蔥蘢禽鳥變聲偶見飛鳴翔集而機心頓息焉暇則緩步池上臨清流數游鱗有會於心便脩然意遠作濠濮閒想且也雲影天光上下澄澈五斗俗塵有不知消歸於何所者是非有以蕩滌其邪穢消

融其渣滓烏識所謂澡身浴德以遏人心之流而得源頭之活哉古之槃澗衡門多隱君子靜觀自得生意盎然予兀兀窮年草茅伏處固不能效歐陽公作豐樂與斯民共慶清時而竊思柳柳州之名愚溪於予心有怍怍焉故亭成而以洗心名之非敢謂桑榆遲暮遂潔其身而游於物之外也其庶幾不蔽以垢不雜以濁不至放其心喪其心失其心也又焉能不汲汲焉思得其正乎

黃先春時氏傳

有序

定熙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九十五

乙丑秋纂修縣志東鄉梅家保紳士梅占魁採得黃先春時氏事實巴陵芝房明府已入志矣嗣予代理縣篆奉檄接修其鄉人復以邑貢生朱銑碑文來披閱之下見其夫忠婦烈萃於一門真風化所關不獨黃氏之榮也爲作傳

黃先春邑江峪保人父大鵬生丈夫子三先春其季也少豪儁卽與隣兒異長娶時氏性幽貞讀書知大義每以忠孝互相敦勉歲壬子髮逆洪秀全犯湖湘當事大發兵征討先春以荆關協標候補把總率兵次長沙備

堵勦也時洪逆自古束衝摧破官軍後圍桂林屠全州
蹂躪永衡十數州縣勢若決河不可收拾先春或中夜
起立或拔劍碎几與人言每憤形於色曰何爲使賊猖
獗至此健兒自今有一死報國耳不然且恐無以對我
閨中也未幾禦賊長沙大呼陷陣以歿時蓋九月某日
也計音至家其妻時氏長號幾絕父兄百方勸諭亦未
意其卽辦一死心也翼日啟扉視之時氏已嚴妝自盡
矣內穿已服外襲先春衣檢身旁得紙一片上書兒不
孝不能畱事高堂願勿脫去夫衣兒將者之以魂魄尋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九十六

夫於沙場噫生死之際人所難言黃先春効命疆場至
今固凜凜有生氣而時氏矢志柏舟守義可也死宜勿
庸也卽古聖賢扶世翼教亦何嘗概以死責人乃可以
死可以不死而竟死倘非節義性成何以觸發於中而
不能抑遏若此嗚呼亦烈矣哉

崔楊二公義塚記

歲貢生

劉太賡

今都督楊公朝林慮貧者之無葬地也捐置義塚一段
座落小東關余心重之而未之記也久矣嗣道經小教
場見豐碑漫漶屹立路側剔蘚讀之乃前協戎崔公相

趙節婦傳

太守 許有麟

趙節婦白氏鄖縣人趙永年之繼妻也永年先娶傅氏遺一子甫週歲節婦撫之如己出嗣永年棄儒業從軍甘省以疾亡節婦聞耗仰天長號求死者屢矣或責以衰翁在堂孤子無依死將奚賴節婦俯思久之乃銜悲強起奉翁教子如平日未幾翁以思子故病且死而家計益落時節婦年尙盛戚鄰憐之有欲勸令改適者終嚴憚節婦而不敢發也子體素羸節婦所以調護之者備至晝使在塾夜則篝燈自課讀或倦則涕泣教之曰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光緒丙申補

又九十六

吾所以不死者爲兒耳兒若此吾何以生爲稍有過舉呵責不少貸人有謂一子宜稍寬者有謂後母待前子不可過嚴者節婦慨然曰吾豈不惜兒哉正惟一子教不容不嚴世之爲後母者規避嫌怨坐視其子之非爲而不之問因之貽門戶羞者多矣吾甯負不慈之名不忍使兒蹈不義之行吾豈不惜兒哉子名述勛補縣學弟子員都人士臚舉事實爲之請於

朝而旌之節婦其不朽矣

贊曰死節易撫孤難使節婦自有子撫以成立猶將賢

國所捐義塚碑記也據碑尋地坎積墓壘確鑿無疑夫崔公曾捐學田矣嘉慶初方山王公已刊入府志當日若知有義塚一節亦必鄭重及之何爲略而不書也其爲世遠百年文獻無徵也明甚乃崔公之義塚當王公修志之日已無人焉採而入之則楊公之義塚使歷之數年與數十年之久又孰從而知之雖二公所爲不必汲汲於身後之名然余旣已見之又值纂修邑乘之會廢名宦之烈湮仁人之行咎孰追焉故次序之且欲使世之好行其德者繼述二公隨時捐置庶鄖之貧無葬

鄖縣志

藝文卷十

九十七

地者乃獲益於無旣也

之乃撫前婦之子以養以誨以至於成人視他婦人所處爲尤難而其用心爲獨苦豈非巾幗中深明大義者哉余於課士見述勛恂恂有儒者風其有得於母教者耶

鄖縣志

藝文卷十

光緒丙申補

九十七

鄖縣藝文志卷十

明詩 雜體

木棉歌

熊澗谷

秋陽收盡枝頭露烘綻青囊翻白絮田婦攜筐採得
歸全家指作機中布□兒來覓襦小兒來覓袴半擬
償私債半擬輸官賦竹籠旋苦活火薰蠹蟲母子走
紛紛尺鐵碾出瑤空雪一弓彈破秋江雲中虛外泛
搓成索晝夜蹋車聲落落車聲纔絕催上機知作誰
人身上衣小女背面臨風泣憶曾隨母園中拾

鄖縣志

藝文卷十 詩

九十八

南坪佳地詩

原傑

平田沃壤遠環山聚氣藏風不等閒秀脈遙盤千里
外清流合瀉兩峰間無徵舊縣基猶在有益新城築
弗慳敷政更需賢令尹成周治化可追攀

駐節清禪寺詩

肩輿覓徑駐禪林滿地曇花映碧岑問訪民風天尚
早揮毫閒向壁閒吟

又

黃鶯聲裏綠成陰粦麥風輕起碧潯沴散煙消田野

潤呻吟變作太平音

遊天馬巖詩

明撫
沈暉

房星落域化爲石秀峭蒼巖千萬尺長風吹散楚天
雲突兀嶙峋聳形碧神駿何年此地遊至今三字石
閒留仙駢一去無消息山下清江空自流吾聞行地
須良馬古來不惜千金價吁嗟騏驥世不常愁見駑
駘滿中野安得龍駒下紫虛風雷白晝騰天衢出隨
大將平狂寇入爲君王駕路車

登春雪樓詩

明撫
王世貞

鄭縣志

藝文卷十

詩

九十九

鄭城東北侶齊宮四塞煙巒望處同忽結樓臺銀海
上盡收天地玉壺中縱他柳絮能千點笑殺梅花僅
幾叢撫罷瑤琴君自聽那能不讓郢人工

又

雪後登臨思渺然南爲梁苑北秦天微吟謝氏成珪
句忽憶楊生種玉田報瑞青旂裝暫改凌空白鳳羽
全捐俱言此日初名穀太史應書大有年

除夕大雪感懷

徐學謨

衣馬何緣戀楚逆看來無處不并州同雲漫送千山

雪曳練虛凝百尺樓老擁旌旄開錫穴愁來日月感
菟裘最憐蔥嶺班司馬贏得中朝比列侯
轅門鼓角煖寒宵似水臣心對夕漣柏葉深杯沾醉
易梅花小苑憶歸遙天涯兒女仍歌笑海上音書故
寂寥滿院鑪香催曉動夢迴淒切紫宸朝

贈王長卿文學訪余鄭臺十九韻

計程凡幾月行盡楚西頭顧我淹荒服勞君賦遠遊
故人猶夙昔清論轉綢繆一權迂荆渚雙羈逼雍州
古稱麋子國今上仲宣樓馬度連峰峻猿啼夾岸幽

鄭縣志

藝文卷十

詩

一百

青山開虎帳朱夏換貂裘蔡屣直堪倒韓書莫漫投
總驅浮世累暫作寓公留欲解延徐榻初停訪戴舟
把杯如夢寐脫佩且夷猶自笑黃梁適翻增白髮羞
鄉園空杳杳日月但悠悠地僻聊藏拙郊清豈代謀
廣慚寒士廈淨擬羽人邱媚苑花仍豔驩兵猶自篋
風流差不減歌咏若爲酬獨抱征南志終懸定遠愁
相逢懷舊隱誰策醉鄉侯

長至後一日生旦自壽詩

緹室陽回散曙光函關紫氣接扶桑斑衣總隔吳雲

遠綵綫重添楚日長繞樹神鴉爭鼓噪凌巖天馬亂
騰驤節旄空在成何事記得馳驅十九霜

登春雪樓詩

磴堞參差萬嶺扶摩挲三界俯雄圖晴浮太岳丹梯
迥秋盡函關赤羽無欲擬雅歌休士馬漫憑清嘯靜
萑苻異時參佐風流在指點瑤華晃玉壺

其二

穀日題詩雪滿樓巖城風物颯高秋西南天地仍開
府秦楚山川只贅旒寡和最憐孤郢調雄飛誰並兩

鄖縣志

藝文卷十

詩

百一

吳鈞崢嶸錦字千春色終勝沉碑漢水頭

武場閱兵

張舜臣

轅門初曙雨初晴甲士旌旗耀日明變化風雲開八
陣指揮龍虎按諸營時康未報潢池驚預較須令寰
海清樽俎談兵真勝事思將長劍答昇平

撫鄖無補寵命忽臨漫成

任惟賢

千里江山數月臨民情應未測高深閭閻不擾安予
拙將吏無能諒此心入夜星躔惟執法懸秋天鏡破
頑陰恩承雨露驚何幸欽恤端思奉德音

鄖鄉道中詩

爲提兵旅向鄖城十里都無一里平時有吟花環轡
發頻聞百鳥繞枝鳴傍巖廬舍無人住隔岸獠猿引
子行回首大營何處是夕陽西照萬山橫

鄖陽八景

吳健

覽勝登臨春雪樓遙看漁火照瀛洲摘星坡上煙嵐
合盛水泉邊灑氣浮天馬巖高懸古字滾龍灘險泛
新舟武陽洞口雲封樹晴望春耕兆麥秋

國朝

鄖縣志

藝文卷十

詩

百二

入鄖詩

崔應階

三十年前路曾騎竹馬遊風霜催兩鬢詩酒載扁舟
白首何人在青山爲我留孤城繞江色深覺此身浮

劉孝婦詩並序

太守 曾恆德

孝婦封肝割臂雖若不可爲訓然使人子知此則鯉
可求虎亦可搯也人臣知此則身可致家亦未始不
可忘也因記以詩

爲子養父母爲婦養公姑公姑雖異稱均之父母呼
顧婦各父母或比天性殊反脣固有之詬諍良難俱

其甚悍且鷙膜視如彫枯孝哉陳氏婦晨夕多勤劬
依依若孩穉二老心懽愉己亥姑患噎大命懸斯須
潛割臂肉進死魄旋復蘇此事既已悶復作非所虞
是歲六月閒竊發同穿窬姑憊且待盡婦痛如切膚
持刀拜星前砮裂胷前襦剗肝一片許暈仆幾忘吾
忽若有神掖結束親庖廚縷肝雜雞肉潔手將盤盂
病者旨其味二豎如神驅婦創亦漸合衣浣血之污
其姑忽瞥見詰聞窮根株駭悉割剗狀大慟驚鄉閭
報官驗得實碑記交編摹我來守是郡聞此嗤其愚

鄖縣志

藝文卷十

詩

百三

行念不可及捉筆爲揚揄人子苟推此忍弗哺慈烏
人臣苟推此敢或愛微軀綱常賴以立名教藉之扶

帝命特

旌表千載女師模

鄖陽懷古四首

學使

吳省欽

一抹孤城萬疊山西流西至曲灣灣辨名誤襲鄖公
號食采紛傳尹氏頒路闢中原還據險人辭故土易
藏奸無情最是浮雲影斷送懷王入武關

鞏洛荆巫遠建瓴梁州禹域此占星審音漸識秦聲

大秩望終邀楚澤靈帝子流移頻紀史蠻夷戰伐特
垂經莫言文獻無徵信遙指商顏一角青
上堵高吟似疾呻三分卻局爲何人軍州分併名多
舛蜀魏興衰跡尚真若論丹心持絳節便看赤手縛
紅巾原公遷去吳公代配食何慚薦藻蘋
畫轅清角擁牙旗鄭重尚書記保釐豈有千金煩盪
掃似教七子見敷施中丞憂國傾杯細太史觀民駐
轡遲曾是百年前戰地勉循綠野下緇帷

八柏歌

鄖縣志

藝文卷十

詩

百四

鄖陽郡自勝朝置七縣編裁不毛地剔出伏莽植嘉
禾此柏栽從柏臺使臺空院改吾按行桃僵李苦春
無聲老鴉爭窠餓鴟叫柏所招致紛摩撐我本惡鴟
非惡柏直幹捎雲二千尺我雖譽樹實譽人溪蘋附
廟三百春草萊終見闢成宇棟梁幸免摧爲薪論材
數溢七松古標望堂開八桂新當時手種豈徒八陣
勢盤拏影交夏卽今後室蔭連株頗惜前庭存獨活
東偏五者出多奇左紐百折根傾欹劈開雷火慘倒
挂蟹爪下攫龍脊垂蒼雲直墮凍狐鼠白日不動升

蛟螭解帶量圍較牛大荆貢如君能幾個我欲封移
大別巔一川綠掃蒲萄破

鄖陽試院爲鄖撫舊署

學使 楊懌曾

功資保障憶當年鎮統三藩壁壘堅

明原傑奉設鄖撫試院前三藩

總鎮額尚存

東注漢潛千里闊西通秦蜀萬山連于門必

大詒謀遠

明正統間于瑩中丞撫鄖建立書院其七世孫殿撰鶴泉先生視學楚北相距

百年 楚國多材得教延古柏數株霜雪飽

向有古今存八株

其三 樹人樹木總前緣

鄖陽道中

鄖縣志

藝文卷十 詩

百五

載得輕裝洗麴塵青山白水總宜人盟心未許無私

鑑按部真如有腳春三載今持星使節廿年前現宰

官身

辛酉榜前以犬口一等分發湖北

謾誇報國文章在問俗先期

士習醅

鄖中雜詠

長陽 譚大勳 力臣

危峰直倚鶴千羣小寨星羅舊駐軍百雉低窺如在

井一關深鎖只通雲庸微國隸鄖疆古秦蜀江緣漢

水分此亦山南形勝地登高仁望幾斜曛

南汝金商割郡州三邊控制小諸侯百年節鉞誰名

宦萬古荆襄此上游廣谷大川分地險秦鋒楚銳劃
邊愁我來憑眺思原傑祠宇荒涼感暮秋

極天橫地古巖疆作鎮今仍重此方鼙鼓頻聞思將

帥妖氛曾說靖均房營開細柳春風暖旗換深秋夜

月涼千里金城籌未雨從來謀國慎邊防

嘉慶初設
鄭鎮每歲

九月與陝西興安鎮
會哨境上名曰換旗

空山竟許葬英才太息鄭鄉土一堆白草秋深頻洒

淚黃花節好獨登臺西京路隔羈魂遠北渚風生帝

子哀搔首梁園賓客散廬陵墓下更誰來

唐魏王
墓在城東

鄭縣志

藝文卷十詩

百六

俗呼李
王墳

鄭全寨禦賊竹枝詞四首

楊道成

礮震連珠擊不回數聲寒角逼山隈高峰驟石飛如

雨望氣應知賊勢摧

禦敵全資李姓功逃降嚴禁意豪雄狼奔豕突猶訥

詈此寨強梁不可攻

矍鑠真能奮折衝但看焚掠遍麋庸忿心鄰寨成焦

土拔劍長思滅僞烽

輸財竭力共匡扶貧富身家總不殊先事籌防堅築

寨同心守望是良圖

題朱清山朱富山合傳

雲南
巡撫 賈洪詔

天地生人重倫紀扶世翼教先視此忠孝友于萃一
門今古落落數人爾我來修志入鄖鄉挑燈覽傳忽
色喜此邦盛事可維風一家奇生兩孝子孝子山居
祗躬耕怡怡必偕弟與兄依依膝下戀慈母菽水供
奉總真誠無端親病沈闈闈和緩無靈心憂怛焚香
夜祝遽披肝至誠感神創如脫毀身致養根性真莫
言愚孝是鄉民常山之舌睢陽齒高厚同此答君親

鄖縣志

藝文卷十

詩

百七

和順庭幃肺腸古力報春暉情共吐西秦鼙鼓震地
來骨肉倉皇流離苦呼弟負母速潛逃獨立村前怒
拔刀鄉人陸子懷忠義如此妖氛終不避同心禦侮
上山巔山麓處處慘烽煙大呼下馳血路開是烈丈
夫從我來髮豎眦裂誰敢禦仗義不屈真壯哉男兒
衛親兼衛國浩氣凌霄誓滅賊沙場血濺竟捐軀漢
上風雲黯無色於今父老泣且歌僉說兄弟值兵戈
一死一生祗報母至性至情不可磨吁嗟乎儒士讀
書兼誦詩白華南陔有餘思抗今希古真慷慨成仁

取義夙所期事變猝來氣已靡手足無措事無補氣
節名教付空談起視鄉人應愧死愚民何知權變事
所爲輒合仁與義愚不可及世所希難兄難弟留姓
字願書萬本勸萬姓以爲民彝直道賴此忠孝友于
足維持

藍孝女

事親堅不字貞孝振綱常舊業勤硝醃清操勵雪霜
力扶門祚薄聊慰母心傷遠鞅嬰兒子芳名足頡頏
卅載丈夫女艱難識性真以身能代子撫弟祗娛親

鄖縣志

藝文卷十

詩

百八

送死心無憾保家情未伸野塘堪誓志女勝共傳人

鄖縣十景

武陽神洞

賈洪詔

誰爲開錫穴神功記武陽不勞疏鑿力竟普濟時方
比戶占盈缶豐年祝用康生靈蒙澤久福惠與天長

天馬書巖

神異書天馬飛騰絕壁中星精方躍地電影忽行空
山子何深隱孫陽豈易逢巖高三字古宛想負圖功

摘星坡峻

坡勢果參天來登萬仞巔河山奔眼底箕斗羅胸前
雲捧煙螺峙星分月鹿躔鄖鄉此屏障珍重控三邊
南門晴望

漢水連天碧南來氣獨清雲開千里闊風正一帆輕
曉霽鱗原潤餘煙雉堞橫游氛知己掃遙望海波平
十堰春耕

十堰乘東作春霖快一犁鳩呼桑社外犢叱柳橋西
水足三農慰晴開萬井底南坪古沃野豐稔問羣黎
盛水靈泉

鄖縣志

藝文卷十

詩

百九

定有神龍護龍靈水亦靈源泉通地脈惠澤遍郊垌
曲引分秧活環流倚樹聽鄖鄉資灌溉不斷碧泠泠
蕭寺留題

紅塵飛不到蕭瑟古禪林壁沍荒苔久鐘藏老樹深
人從方外識詩入定中吟不盡推敲意瞿曇且賞音
龍滾灘聲

滾滾西來水游龍怒未降波濤飛斷岸聲勢莽寒江
鶴警宵鳴和鯨奔浪擊撞琵琶灘下路餘韻尚淙淙
春樓雪霽

城樓如畫裏
曉霽歲華新高映
千峰雪光融
十堰春花風微坼
甲穀日好祈
辛佳氣
鄖山滿

天恩六合均

瀛洲雨意

石燕起芳洲
臨江風滿樓
雲陰低渡口
潮勢逼磯頭
秦樹煙初暝
鄖關氣欲秋
山川含蓄久
霖雨佐

鴻猷

鄖縣八景詩

知縣 段干恂

原臺古柏

鄖縣志

藝文卷十 詩

百十

樹老易凋殘
惟名長不朽
茲柏以公名
死猶挂人口

楊溪煙樹

野市屯臨水
人家住近溪
炊煙林際出
帘影小橋西

靈泉瀑珠

水少難言讓
泉多詎是貪
莫惜鮫人淚
終教雨作甘

天馬騰驤

本是龍生子
飛騰總破壁
也如豪俊士
全不受羈勒

西浦帆泊

落日挂輕帆
鳧鷗時往還
好將山與水
併入畫圖看

南樓春曉

初日映朝霞
蔥蘢樹色嘉
滿城桃李杏
矮屋不能遮
金魚競渡

三月思介子
五日弔靈均
如何能附會
都爲兩賢人
紅門晚霞

結廬在翠微
天際暮煙飛
斐亶抑何綺
殘陽尚未歸
龍川八景
賈洪詔

鳳閣聳雲

高閣橫空接
斗杓雲中雙
鳳快扶搖
和鳴翩翩翔
千

鄖縣志

藝文卷十

詩

百十一

仞聯步層層
傍九霄漢水
東迴長繞檻
秦樓西望憶
吹簫登臨人
倚梧岡久如
聽鈞天奏雅
詔

龍門鎖煙

龍門高傍鹿
門秋兩兩青
峰控上游山
勢橫嵌開半
面煙光遠護
補從頭疊嵐
初合餘霞綺
薄靄猶疑隱
月鈎絕頂應
看桐百尺景
雲新出發清
謳

寶峰珠泉

寶峰頂上萃
元精石罅靈
泉舊有名寒
碧池凝珠錯
落輕紅瀑瀉
玉琤琤非關
滴久圓光現
自是源頭活

水生知味人來參妙諦出山猶是在山清

鳳嶺巖翠

鳳嶺蒼蒼近古糜拂巖空翠淨無塵秋澄煙樹詩情
活石染芳苔畫意新宿雨潤含青秀聳斜陽倒映碧
嶙峋峰巒不減岐山望鳴盛端推揆藻人

古洞千佛

洞天隱約現靈光爭說當年選佛場古壑林清消野
馬高巖暑退好相羊猶留怪石凌空界果有曇雲護
上方夜靜風泉清聽滿名經莫誤詠霓裳

鄖縣志

藝文卷十

詩

百十二

楚華古柏

不受秦封避遠岑楚華深處柏森森幾經盤錯植千
古獨挺枝柯聳萬尋直幹自鍾天地脈貞操不畏雪
霜侵對君長憶三巴樹丞相祠邊動遠吟

雞冠朝霞

山擁雞冠趁霽朝霞光面面護晴霄赤城遠射秦關
迴丹嶂斜遮蜀道遙珮振仙峰依鶴背輪飛羽蓋瓦
虹橋居然日觀平明景曉唱來登景獨超

大龍笠雲

鄖山一覽楚天清
片片新雲入望晴
簇簇輪囷隨岫出
垂垂笠影傍畦行
攜鋤人抱爲霖志
承蓋山多捧日情
閒倚大龍瞻氣象
摩空高碧斗閒橫

龍川八景

鳳閣聳雲

金光杰

凌空鳳閣絕塵囂
景物何堪俗筆描
夏夜清風秋夜月
笛聲縹緲下雲霄

龍門鎖煙

兩山對峙勢摩天
朝夕嵐光畫不全
疑有魚龍神變

鄖縣志

藝文卷十

詩

百十三

化懸巖斷處鎖輕煙

寶峰珠泉

寶峰麓下湧珠泉
翠柏蒼松與石連
破得新符思調水
儂今雅致擬坡仙

楚華古柏

銅柯鐵幹舞龍蛇
鬱鬱蒼蒼映楚華
笑問枝頭千歲鶴
何年種植老煙霞

鳳嶺巖翠

回環鳳嶺抱層樓
風景偏宜夏共秋
雨後嵐光如潑

黛依然巖翠向人流

大龍笠雲

大龍噓氣辨陰晴
片片濃雲觸石生
圓似車輪低似蓋
山頭覆冒畫難成

古洞千佛

一入龍門訪洞天
懸巖萬仞碧雲連
千尊石佛誰能數
幾次回環笑我顛

雞冠晚霞

石雞西下起雞冠
獨挂斜陽總耐看
留得紅霞天半

鄖縣志

藝文卷十

詩

百十四

映引人許久倚闌干

雜識

水經注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記謂之千齡洲是世俗語訛音與字變矣又云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為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鄢郢地達紀都咸楚都矣寰宇記載入鄖鄉縣按襄陽志漢水自遠河灘入均州東過關門崖灘逕槐關折而南為滄浪之水有洲曰滄浪洲水至此渟匯淵寂非盛夏泛漲莫不澄鮮蠲潔為漢江名勝首稱在州北

鄖縣志

藝文卷十

雜識

百十五

三里是滄浪州不在鄖境矣

和山紀略孔子聽孺子歌滄浪在鄒之嶧山

屈大夫遇漁父歌滄浪水無與南龍陽與武當滄浪水無與

寰宇記鄖鄉縣丹水隋圖經云豐州丹水出丹魚先夏

至前十日夜伺之浮水有赤光上照如火以網取之

割其血以塗足可步行水上

按商州志襄陽志由商州入浙川東南流合均

水出於漢口注於漢

江闔補遺任亨泰洪武甲子貢入太學舉丁卯應天鄉

試戊辰廷對第一授修撰歷官禮部尚書嘗奉使安

南著有使交集學士廖道南評其詩曰詞豐氣和律

莊以嚴顧僉事英跋其文曰隆德望於深嚴之地完名節於開創之初蓋鄖產也以鄖鄉向隸襄陽故人但知爲襄陽人又嘗考玉堂轂話云成祖寵遇亨泰特隆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坊在襄陽

邵長蘅書盧忠烈遺事公稍暇卽角射爲戲以箭銜花五十步外發輒中偶隨手書片紙與所親云吾嘗較獵塞外親逐狡兔將吏擊狐伐麕耳畔生弦勁筈聲敝敝脫去如鳶羣饑噉不絕以爲樂遇平岡呼酒坐地與諸大帥論兵法忼愾及時事不覺鬢豎眶裂諸

鄖縣志

藝文卷十

雜識

百十六

帥皆起舞還復與較射發百數十矢跨生駒潑刺而還笑呼曹景宗小兒強作解事何足道其意氣如此明史本傳盧象昇好畜駿馬皆有名字嘗逐賊南漳敗績賊追至沙河水闊數丈一躍而過卽所號五明驥也

酉陽雜俎元和末鄖鄉縣有民家養獺十餘頭捕魚爲業隔日一放將放時先閉深溝斗門內令饑然後放之無網罟之勞而獲利相若老人抵掌呼之羣獺皆至緣衿藉膝馴若守狗

北略癸未二月初七日庚午鄖陽府天馬山崩出古劍一口上書云包家大奴兒弓神機妙火震浮空馬陷門內木子死羅挂灘頭僞滿山九九數盡取出青鋒洪武二十二年青田劉基造四月初六行都司地平板下尋出火藥四十六簍鉛子六簍上書包都司製以此擊賊殆無虛發按劉青田卒於洪武八年今古劍之說不知何據然是月十一日羅汝才卽被殺尋自成犯鄖敗去則馬陷句似應李闖羅挂句似應羅汝才也

鄖縣志

藝文卷十

雜識

百十七

說鈴王崇簡冬夜箋記載梁應澤字懸黎先生任山東藩長八月遷撫治鄖陽瀕行吏白庫有餘銀八千兩應取先生不應吏復曰不取徒益後人答曰甯爲後人取吾不取也先生撫治鄖陽時當逆闖魏忠賢擅權天下巡撫鮮不具疏建祠者鄖撫獨無

明季遺聞熊文燦庸鄙無能駐節襄陽於後圃種蔬日用數十人灌溉時旱郡邑申文祈雨文燦批云園蔬茁茂禾苗何以獨枯不過奸民爲逋糧地耳左良玉謀於巡按林銘球巡道王瑞柟欲誘執張獻忠文燦

曰殺降不祥力庇之乃移其營於城內

類編崇禎十一年張獻忠改穀城王家河爲太平鎮設關截稅其稅不論多寡分其半時鄖郡貨價驟增

類編崇禎十七年春賊路應標馮養珠屯漢江南北連營三十餘處圍鄖城屢攻不下四月麥熟賊盡刈之

城中食且盡斗米八千鏹撫治徐啟元憤甚率兵勇

鼓噪出賊大潰退屯楊溪

按明史高斗樞傳十六年賊屯楊溪茲或復屯

毀文筆峰塔取甃築砦堅壁高壘爲久困計自五月至十二月城中登陴固守無虛日兵民不窘劉源泗

鄖縣志

藝文卷十

雜識

百十八

者鄖諸生也有智略詣軍門謂非用閒賊難退啟元以爲然源泗乃乘夜縋城出遇伏賊源泗曰路馮營安在有機密相報伏者以告源泗徑詣馮佯以爲路說曰公前信已達候火起城內應殺馮賊以全城付公馮曰爾詐耶源泗取衣摺中柬呈之馮視畢則答路書也怒目曰吾馮也若等敢圖我耶源泗故作驚惶狀大呼計不就誤我矣遂拔劍自刺馮叱止鍛鍊久之詞如前馮利其事洩提刀趨路營路方出問而頭已墮地矣互相擊殺死傷無算馮遁去源泗以計

脫歸兵民相悅仇昌祚曰是役也微源泗圍不卽解
城必危三寸舌賢於十萬師遠矣

按明史高斗樞傳
斗樞遣人入均州

燒其蓄積賊乏食
而退與此互異

類編府西南百八十里曰帶霞山山腰石龕載一赤函
半出龕外有人開其函見一髑髏大如斗枕書數十
冊其人卽死

類編陳騃錢塘副榜順治間任鄖丞工小楷能於瓜仁
上書五言四句詩兼有款式精妙非人所及

類編苗敏榮河曲貢生康熙初寓鄖善作方丈字以米

鄖縣志

藝文卷十

雜識

百十九

數升置幅上手分布點捺勾勒胥備乃以墨筆雙
鈎之回翔顧盼悉如其勢信手作大字亦佳

類編朱金鑑字千秋甯波人康熙初寓鄖楷書師文衡
山行書師董元宰年七十猶日書蠅頭楷不輟同時
鄖令張杞草書遒勁得王覺師之神教授任崇工行
書教諭萬甲工小楷皆卓然成家

類編鄖守張文星善琴每月朗風清焚香鼓之聲韻悠
揚令人煩躁頓釋嘗語人曰按絃須用指分明求音
當取舍無迹運動閒和氣度溫潤故能操高山流水

之音於曲中得松風夜月之趣於指下是爲雅業同
時鄭西令祝應普鄭諸生謝天錫見佛寺僧普照俱
能理琴僧以琴譜梵音如老衲誦經哆囉堪聽

小倉山房文鈔魯之裕字亮儕奇男子也田文鏡督河
南嚴提鎮司道以下受署惟謹無游目視者魯効力
麾下一日命摘中牟李令印卽攝中牟魯爲微行大
布之衣草冠騎驢入境父老數百扶而道苦之再拜
問訊曰聞有魯公來代吾令客在開封知否魯謾曰
若問云何曰吾令賢不忍其去故也又數里見儒衣

鄭縣志

藝文卷十

雜識

百二十

冠者簇簇然謀曰好官去可惜伺魯公來盍訴之或
搖手曰咄田督有令雖十魯公奚能爲且魯方取其
官而代之豈肯捨己從人耶魯識之而無言至縣見
李貌溫雅揖魯入曰印待公久矣魯拱手曰觀公狀
貌被服非豪縱者且賢稱噪於士民甫下車而庫虧
何耶李曰某滇南萬里外人也別母遊京師十年得
中牟借俸迎母母至被劾命也言未畢泣魯心動曰
吾暍甚具湯浴我徑詣別室且浴且思良久擊盆水
誓曰依几而行者非夫也具衣冠辭李李大驚曰公

何之曰之省與之印不受強之曰毋累公魯厲聲曰君非知魯亮儕者竟怒馬馳去合邑士民焚香送之至省先謁兩司告之故皆曰汝病喪心耶以若所爲他督撫猶不可况田公耶明早詣轅則兩司先在名紙未投合轅傳呼魯令入田公南向坐面鐵色盛氣迎之旁列司道下文武十餘人睨魯曰汝不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啟曰印何在曰在中牟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乾笑左右顧曰天下摘印者詎有是耶兩司起立謝曰某等教勅亡素致有狂悖之員請公

鄆縣志

藝文卷十

雜識

百二十一

并劾魯付某等嚴訊朋黨情弊以懲餘官魯免冠前叩首大言曰固也待裕言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來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見其人知虧帑故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沽名譽空手歸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歸陳明請公意旨庶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與

聖上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爲無可哀憐則裕再往取邱未

遲不然公轅外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裕何人敢逆

公意耶田公默然兩司目之退魯不謝走出至屋霑
外田公色解起立呼曰來魯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
珊瑚冠冠魯頭嘆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微汝吾
幾誤劾賢員但疏去矣奈何魯曰幾日曰五日快馬
不能追也魯曰公有恩裕能追之裕少時能日行三
百里公果欲追疏請賜契箭一枝以爲信公許之遂
行五日而疏還中牟令竟無恙以此魯名聞天下魯按
之裕官下荆南道以移駐襄陽未立傳錄此以見氣概云

類編仇昌祚齋頭松石說客有惠余松石盆景供齋頭

鄖縣志

藝文卷十

雜識

百二十二

清翫者松長不五寸大枝如釵股小枝類麥芒俯仰
偃蹇具有虬龍盤螭勢每遇風作濤聲石高於松二
寸許有峰有巒有洞有壑峻者爲嶺懸者爲岩峭者
巉者爲阜爲岡尺寸千仞爭獻奇狀又埴坻坪埡間
細草蒨茸參差披拂誠佳翫也退食之間命童子取
蛭二小如錐穎一置山麓一置松本窮終日一棲松
之西柯一至山之半入洞中當其始緣而上寸許輒
少休其憩息耶抑縱千里之目以舒其胸中礪礪之
氣耶因思天下何境可執太山崇矣安知太山非卽

培塿也喬木大矣安知喬木非卽柯栲也人事升沈忽往忽來難以意料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過矣徘徊久之有青衣揖余而前曰夫子嘗遊太和矣今名山在邇盍往遊乎余隨之御風而行約六七百里至一處有石皆綠如玉又行百餘里忽一山高入青冥旁有孤松一株大可數百圍與山埒青衣促之行每至一峰皆若目所經覩者屢日始至其巔極日長空千里一碧於是咏謝眺驚人句更不知天壤間復有何山得比於此也俄而覺青衣不見口見庭白風

鄖縣志

藝文卷十

雜識

百二十三

清日正亭午怪石古松在余齋中

類編江南郭鳳竹字向陽明天啟間來鄖遂家焉初中本籍武科去而學醫狄恂者淮安名醫也鳳竹從之遊盡其術能以意製方衛指揮陶紹侃子病狂鳳竹診脈曰可毋藥也令坐浴盤中汲井水淋之狂稍解掖入牀須臾大汗疾頓瘥他多類此後舉鄉飲大賓年九十六無疾終

舊志鄖縣南自鶴觀道士號麻衣修道多年道成乘白鶴去其徒以遺物葬之因塑像於觀中

蜀碧獻忠敗於鄖陽竄伏深山飢窘聞某寺僧饒錢穀
劫之時有諸生數十在寺肄業皆避去而寺僧擅拳
勇者百餘人相與謀曰我等出敵彼敗終不忘情不
如嫁禍他人也遂著諸生巾禦賦賊大敗死者頗眾
以是積怨士子遷怒於蜀

鄖縣志

藝文卷十

雜識

百二十四

右志十卷創始於巴陵芝房明府今別駕春浦定公
延請均陽 賈大中丞所手輯者也 先生薈萃經
史仰遵

朝章國典立論謹嚴一切怪誕無稽之說概置不錄而
於忠孝大節尤三致意焉故集中義士烈婦孝女淑
媛往往作爲詩歌以極其感嘆流連之致蓋扶世翼
教其素懷也 誥 以菲才閒參末議 先生從而點竄
之便自迥然不同彌信波揚蹄涔難言渤澥之大光
炫螢尾終遜皓月之明也茲於開雕之日勉泐數行

鄖縣志

跋

用志向往云爾

同治五年歲次丙寅小陽月後學崔誥頓首謹跋